宛鄰集

苑文四

答趙乾甫書

乾甫足下令姪來接奉手書開函展誦愧悚無似琦老矣猥瑣之質奔馳南北三十餘年近歲以來浮沈薄宦無所建立少壯頗亦從事學問年逾桑榆荒落益甚足下抱負不凡閎通淵粹琦所願交而不得者乃執弟子之禮琦不足為他人之師況足下乎不敢當不敢當承示大著並殷殷下問以古義相勖琦心儀足下久不

敢以時俗猥瑣之語相酬答用率陳其愚庶幾直諒之義惟足下
察焉夫詩文自漢以來遞相祖述時代不同風尚各異故有醇漓
純駁之不同要其精心結作不敢背古則一也古人尚摹擬揚子
雲柳子厚其顯然者也唐宋諸家之文各有從入之逕或經或史
漢或戰國先秦諸子其善者得其神而化其貌焉其次者取其神
而未變其貌焉未有不規仿古人自出機軸而能卓然成家者也
南宋以降乃我行我法絕無依傍佳者條暢有餘古厚不足至語
錄興而古文絕矣故先秦諸子史漢之文難讀昌黎之文句字不
苟下歐陽三蘇之文明白易曉矣而谿逕自別曾子固王介甫之
文難於歐蘇而易於昌黎故嘗持此以讀古人之文有一望了然
者有讀之再四而得者其優劣不待品次而得也鍾嶸詩品必曰
其源出於某某謝靈運陸士衡均有擬古江文通爲最工昌黎始
變古務爲奇崛而卒易即隨之宋人學之益見淺薄明李空同輩
力追唐人于鱗茂秦諸君繼之彬彬盛矣近人畏其難也倡爲性

靈之說猖狂詖淫波蕩一世而詩學陵遲極矣夫百工技藝必以規矩況詩文乎曰體格曰章曰句曰字所謂法也雖然此文之粗迹也有其精者焉古昔帝王體國經野之大聖賢持身涉世之故古今治亂興廢天下民俗利病博稽而切究之蓄之於心者旣深以博由是而識日以精氣日以充發而爲文抒其素所蓄積而已不必規規然體格章句之是務然舍其粗迹則精者亦胡以寓焉故體格章句不容苟也夫詩文之道徵於性情心術之微而關乎人心風俗之大詩文靡薄日甚則下之學術可知上之政教亦可知豈徒書生呫嗶之省哉大著古文識正而詞博惜格太近說經特醇惟尚祖古文尚書於鄙心不愜時文功力精詣華實並茂乃久困不遇爲之三歎詩一卷頗嫌其少又不免有酬應率爾之作殊不饜所望足下前書極論詩學淵源正變得失乃自製僅止於此豈非其人不肯輕相示耶三十年之詩在巢松先生所不可復得篋中豈竟無副本耶以足下持論若此之精涉覽各家若此之

博數奇不偶若此之甚必有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者乞錄數十章見示竝切竝切尊著八本奉去附拙詩三十八首皆數十年前所作就大雅正之又先兄古文四篇擬名家制藝一卷足下試閱之或當有裨百一天寒惟珍衛不宣琦再拜

漢書西域傳補注序

漢書西域傳補注二卷內閣中書徐松星伯所作也綜覈非類切直形勢萬里之廣二千餘年之久如輻湊轂如指諸掌昔范蔚宗自贊其書體大思精天下之奇作星伯此注不其然歟星伯前以翰林謫戍伊犂六年撰新疆志略若干卷既歸奏上之於是即所經覽證引他說而爲此注夫讀漢書者不必至西域至西域者不必能著書而星伯非親歷新疆南北路識其山川道里風土亦不能考證今古卓然成一家言然則星伯之謫戍迺星伯之厚幸抑亦天下後世讀書者之厚幸也爰索其本序而刻之道光九年十一月

賴古齋文集後序

右外舅湯猥庵先生文集八卷先生守道植躬不隨乎俗富於文而窮於命年七十餘坎壈以終當先生之歿也余挈家寓新安先生困於德州從子韻淸自京師南下與偕歸閱數月而殁韻淸收其遺稿藏之余來山左請於韻淸將刋先生之遺文迺以歸余爲校其錯誤重複者得詩文若干首付之梓先生熟於鄉邦前輩故事譚終日不倦激濁揚淸無所回屈有吾常文獻之稱詩文峭勁簡直如其爲人先生雖不遇於世而言行爲邦人所仰詩文可傳於無窮則先生雖死而不死矣非韻淸偕之歸則先生將委骨於草野既歸矣非韻淸收其遺文則亦終散棄而無可拾掇余故痛先生之遭而益嘉韻淸之誼不可忘也韻淸名貽典國子監生道光九年冬十一月女夫張琦

素靈微蘊序

素靈微蘊四卷昌邑黃坤載先生所著也抉天人之奧賾演陰陽

之辛迺闡上聖之微言指下士之醫說法必軌理病無遁情大而不窮細而不越味別淄澠氣通鼓管以兹況彼精識略同美矣善矣蔑以加矣醫學蒙昧於今為甚藏府喜惡陰陽逆順罔或措意診病則不審其原處方則不察其變若乃奇偶佐使之宜氣味制化之理益瞢如也俗學謬妄南北僉同殀人壽命良可悼歎得先生此書繹其義通其法其於治也庶有瘳乎道光九年月日

亡女緯青遺稿序

吾第三女緗英字緯青既殁之六年其弟曜孫裒其遺稿訂其譌誤繕寫成帙余披閱再三不知涕之所從也緗英年十三即學為詩余時奔走乞食歲恆一歸不過留數十日兒女有問字者心輒喜然不得常授書偶一講說大誼而已歲甲戌九月余自豫返里緗英年十九出詩詞請益行間有奇氣甚異之其年十月余仍遊豫轉至京師凡十餘年不得歸而明年緗英適江陰章政平踰二年生子道光癸未余以知縣分發山東明年甲申眷口自南來而

紬英以其年七月病歿年甫三十傷哉迴憶甲戌九十月間夜分篝鐙談說今古評隲文字姊弟五人環余左右心甚樂之孰意此數十日間遂成永訣今其姊弟均在前無恙而紬英獨澌滅不可復見何父子之緣如是其薄也此雖庸庸者猶將痛念之況吾紬英耶其詩多哀怨之音懼其久而散佚故刻而歸之政平俾授其子使知母氏之淵源焉道光九年八月

姚太宜人張氏墓志銘

道光九年正月姚太宜人卒於其子東之臨漳縣官署東之以狀訃曰將奉喪歸葬屬爲銘且曰東之幼失父與子同吾母辛苦育子與子母同今東之不克終養又與子同子不可以無言也按狀太宜人姓張氏安徽之桐城人適同邑贈奉直大夫河南臨漳縣知縣加三級姚君原糒舉一子東之甫百日而奉直君卒太宜人忍哀持家事上慰衰翁下撫遺孤姑患風痺扶掖便溺洗滌臭惡有婢媼所不堪者東之既成立聲名藉甚然以貧故奔走南北且

二十年以道光二年成進士分發河南補漳德府之臨漳縣知縣先是已舉太宜人節孝 旌其閭復遵例得 誥封乃迎養焉越七年卒年六十有七子一郎柬之孫五皆有文行曾孫二其年某月葬於金陵某山之原太宜人茹苦教子與琦母同顧太宜人年六十有七琦母年僅五十有九柬之迎養官署者七年而琦於吾母歿後三十年始得一官則柬之視琦已爲厚幸而琦之銜恨於終天者曷有極耶銘曰

桐城之張世爲望族猗太宜人端謹慈肅厥考曰篤京府治中作配於姚乃遭閔凶晚就祿養不敢暇逸子爲循吏昭形令德霜露成疾歸化崇岡生不識父母氏復殃哀哀鮮民摧裂肺腸伐石銘幽百世久長

記楊誠村軍門事

道光元年十二月誠村軍門延余課子暇則談軍中事輒隨錄之前後不復詮次昔歐陽公讀史遷能傳節烈奇士而怪今無如遷

所紀者吾得罪門事記之幸甚不知後之覩吾文抑何如也
滑縣之役高杞署河南巡撫那彥成爲總統公斃賊道口賴巡撫
吏入巡撫大怒盛氣與總統言楊某狀我公迫入帳總統迎勞曰
吾得道口矣公遜謝公知杞情故激之謂曰道口幸得然公頭誤
甚杞曰吾何誤公曰賊勢方張公挺身前賊幾撲公而吏士不相
救護尚不當褫耶公死某等敢不死公輕死無益於國又累某等
某方恨公公乃更怒耶杞笑而罷時總統有兵七千屯城東西南
三面杞有兵六千不肯發會楊提督遇春因退縮摘參將某頂帶
杞又怒欲以二千人往屯滑縣總統將許之公曰不可許也總統
曰此公不曉事吾將俟其去而揭之公曰公揭杞杞亦將揭公此
兩敗也賊將誰辦且公與某皆伊犂罪人
上幸赦而用之今又樂往乎一身不足道如老母何總統曰杞欲
去奈何公曰某能止之且收其兵但乞花翎紅頂各一乃可總統
許諾公卽馳至高杞營先語其用事者二人曰汝二人禍福在吾

其知之乎二人者愕然曰何也公曰高公欲去滑縣汝二人之過也構怨大臣罪當死吾能諠汝吾今阻高公毋去以花翎紅頂相贈此二途者將何從二人者唯唯乃入見杞曰公欲往滑縣乎曰然人多欺蔑吾者吾故避之公曰有上官乎曰無有總統札乎曰無公曰賊在滑公乃去滑公今日往總統明日揭公矣杞曰然則奈何公曰何不以六千兵與衆而公坐享其利杞曰汝欲奪吾兵權耶公曰公擁兵不發總統叢詬公閉北門公能不往耶北門賊之衝也一朝失利含變其禍不如以兵與衆有事責不及公而有功固不能不歸之公也又何疑乎杞悅公遂領其衆

李文成之黨司寨也圍未合時潛至桃園官兵不知復往山東糾其衆至是北出乃覺之或謂賊止二百餘人總統命公以三百人追剿公一日夜馳二百數十里過輝縣西三十餘里遇賊四千餘公兵少且疲引避之令衆非走自率二十人南趨林麓中賊乘之

公力戰且走賊悉衆圍之公率二十人衝圍出無一傷者久之卒
稍稍集僅七十二人有桑都統者謂公已死大哭見公至乃喜曰
願今將安往公曰離縣十五里南營門有村落可舍也已至桑公
請往輝縣公曰輝縣城小兵單吾來時不敢開門一相延接今兵
敗而往其肯納耶吾以七十二人居城外賊大夥來身死城破矣
不如舍此賊必疑不敢來公必欲往即將衆去吾誓死此耳桑公
乃不復言然憮甚公曰村後河流覺廣村前岸高作偃月形必上
流有閘可放水也探之果然乃決閘放水環村如濠衆心乃安公
益請新調甘肅步兵一千關東馬兵九百而自往湯陰迎之凡五
日兵乃集公鬚爲之白而李文成適以足創劇據侯兆川司寨堡
公未至司寨二十里時方早餐命下營駐此衆請撲賊寨公不應
日暮又請公又不應夜五鼓衆復請曰此來爲擊賊也今賊近咫
尺而一日夜不進律以逗遛罪公能任之吾輩不能也吾輩亦領
兵者將獨出矣公乃命四騎往曰速召賊來吾擊之四騎相顧默

然公曰往視賊當齊隊汝則爲之彼當來令二騎還報四騎既往密令步兵伏於隘馬隊伏於右側賊果以一千人來方度隘步兵猝起賊驚返走馬隊邀而殲之斬獲殆盡方賊之來也別有賊千餘緣山巡出期上下夾擊公預令十人登山伏約賊至則鼓比至十人者鳴鼓大呼自上馳下賊潰竄走山谷公以八騎追之過一山梁奄過賊數百人踵至公令騎下馬坐梁上賊近發大石下擊賊退自相蹂擠亂乃上馬衝之大眾亦至又大獲是日也賊二千餘人僅有逸者日晡遂進圍司寨堡堡堅厚賊守禦嚴公慮吏士不得息又恐賊乘夜衝逸乃度堡後隘處紮營帳候稽夜令卒士更番賊不之知明早力攻不下令卒負板潛至壁下穴其牆半日而牆壞積土如坦坡遂登其堡而以鎗礮下擊賊自焚死生擒二百餘人於積尸中驗之得李文成屍送總統大營殺賊破寨凡兩日實嘉慶十八年十一月十九二十日也

嘉慶六年十一月公率鄉勇三千剿南山賊過華陽營值大雪軍

士嗟怨猝然起反戈相向左右大驚公仰天笑不止軍士怪之勢稍定矛戟上指公徐召頭人謂之曰若輩何乃相戲頭人曰士寒甚鍋帳未具故欲還耳公曰軍士昨有言此乎曰未也今始行時言此乎曰未也公曰汝早以告即不發矣吾豈不恤士卒者顧已在途制軍在後烏可以返前去六十里止宿任留數日耳眾遂行至二郎墻宿令查遣意者遷延不報公已詗知之明旦從容步行至村口坐召一旗人畢至問之曰有昨日遣意者乎眾曰無公曰無即去黃柏園宿已備犒人各肉一斤矣一旗畢行又召一旗問之如前至第八旗令某某二人者留餘眾悉前行乃斬二人以首徇眾士帖然

嘉慶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公至滑縣大營二十七日賽道口十一月初三日得高公杞兵遂圍北門時桃園賊距城北三十里內外合勢公接戰數日旋掘濠植柵以困之初九日總統命追賊首李文成二十日破司寨二十五日回大營先是何副將格都統於

城之西北及東面潛穿地道將至城公視之不合法請更穿之總
統曰君破司棨勸苦至矣宜可少休公曰猾城堅昔人以八萬衆
攻圍四十日不下今兵才萬五千耳攻城無善策地道不如法賊
將覺之徒費工力今更作之賊必不虞假令知之更爲疑道則功
可成豈以勞之辭乎固請乃許二十八日於城西南隅掘之尺許
即見水不可穿乃以布襲土成夾道上覆以板漸逼城距三丈許
賊以大木支巨石擊之不能前遂於三丈內穿之比至城而前西
北及東兩道爲賊所覺無所用至是賊又覺之以砲石下擊道復
壞公命於南更作故令賊知備而密於北斜穿之每進以厚板支
四面如屋度已逮城下復轉屈橫穿二尺如門更進爲大坑實火
藥其中以土囊塞門藥發而城遂崩十二月初十日也是役也何
格二公爲地道四十日不成公以十二日成焉又揚言於賊吾以
地道進期初十日破城賊果於內掘濠以備之而不虞其用地雷
之法也公招降者三賊不應朱采者賊首朱元成之子司棨所獲

者也使招其父及牛亮臣二賊欲降而徐安國倔强不從遂已至是城破公令軍士登其城毋下擊恐令婦女蹤穉出城禁吏士摽掠而自坐城缺處視之三日乃盡有紳士四人自言非賊予四旗令招被脅者二百餘人恐縱之公又言地道直穿有定而斜穿難準以羅盤定之鍼旋轉不已或教以卷席如筒接之達口外鍼始定盤氣得泄故也然數尺之口不能泄氣而數寸之筒反能泄氣斯理之不可解者

嘉慶十一年七月六日甯陝新兵變公時署固原提督獨龍夫人在知將有變使謂署總兵參將楊之震曰米折兩月不發洶洶將反速借給以安其心慮有他者吾家當代償也之震曰衆兵恐我耳爲致反且數非由我何懼不聽更以滅脅之衆益怒先是頭人陳先能陳大順等請見曰吾輩將反顧受大人恩至重願送太太去乃發夫人以穀曉之且曰汝等造反而先免我疑知情無以白且我一婦人去何爲甯死此耳揮衆出外委王清山公之親隨也

賊令人術又分數十人守大門約餘人不得入而公前所釋教匪二百人爲之室家者知有變悉入守中門日願以死報是夜賊遂殺參將及中軍遊擊城守營都司焚南北二城舘礮號哭之聲不絕婦女多從匪夢起知賊不犯鎮署多就避廊室爲之滿比曉陳先能等又請見召之入叩頭請太太行日吾等已反勢不能止將出糾徒衆恐後來者驚太太夫人日旣爾可命轎來夫人憐衆婦女不忍棄令前行轎在後百姓擁之者數百人賊傳呼擺隊賊在五郎城者悉來夫人叱之始退賊凡送二十里至石泉縣縣令陳君聞警惶懼民人驚竄者衆知夫人來賊不敢逼請夫人留而總兵王兆夢至夫人謂兆夢日寗陝兵二千餘非盡反首事者百餘人耳速馳諭令鄉頭人來事可定兆夢怯不敢往夫人留六日乃之興安兄太守龍君署云夫人之行也署中物不暇顧後四日石泉民請往取之門洞開閉撫人而一匕一箸撫失者十一月新兵旣就撫蒲大芳等二十人不自安白公願往接夫人公知其意欲

推誠待之卽遣往夫人方乳公子未滿百日卽抱公子乘轎行中途蒲大芳與其徒王鳳爭刀傷鳳手是月宿漢陰夫人命借廳官刑具坐中庭召蒲大芳罵曰汝反叛幸宥不死更弄刀杖又待反耶杖之百加桎梏焉從者惶懼終夕未至鹽峽二十里十九人偕蒲大芳圖請乃釋之棐都司自發語余曰時有廚役朱子勇者爲賊所怒夫人匿之複壁中夫人已去子勇入上房擕銅盆出遇賊將殺之子勇曰太太命取盥具汝殺我汝自獨往耳擲銅盆於地賊信之得免

余前聞龍夫人事頗參錯今乃得實夫人時年二十四使楊之震聽夫人言則亂可弭也而王兆夢又怯懦不敢前致賊橫決豈亦有數存耶又夫人謂公曰事雖定然當有遣行公曰何至是且已革翎頂而復又何慮夫人曰 朝廷事自有法度兵叛大案不容無任其咎者非君而誰已而公果遣戍伊犂後公自四川返貴州或勸帶鹽可獲利三千金已積之舟畔矣夫人曰以氣機觀之未

必能享多金盍卜之公卜不吉遂辭焉行六十里過黃瓜槽險灘
舟幾覆賊亟者皆溺嗚呼豈獨膽異人哉其才識固不可及也
南山縣亙千餘里有名之峪七十二老林密箐窮巖峻谷深澗巨
壑鳥道旋迴在在而是無籍流民結棚墾植其中由來久矣川楚
匪徒恃以爲藪凡經剿敗竄迹伏匿莫可究詰明中堂永總統及
他鎮將以此得罪者不可勝數論者比之核桃狐云嘉慶四年經
略額侯奏設寧陝鎮剿入山之賊俾各帥專力於外分十營兵六
千名即以安插鄉勇爲營旹規模未立而任寧陝者屢以事去六
年公之鎮築城垣建室屋編營伍分汛地設官弁募士卒與剿賊
並行朞年草創粗定而兵糧無本色月給銀三錢謂之米折仿鄖
鎮陝安例公以陝安有本色六之五祇兩月折色今南山爲賊所
蹂躪食物昂貴無以爲活咨撫軍請給本色撫軍以無糧可撥乃
月給四錢後年餘部駁不準並追扣所加額侯復奏四錢仍不敷
乞給五錢部議姑準三年後物價平督撫再議十一年六月三年

滿應另議而藩司五月始詳未奏六月遂不發米折兵丁以為米
定者所加耳原定三錢何乃扣眾始譁矣而撫軍有包穀之給先
是山北饑南山包穀大熟奏請采買備振五郎同知張某者領銀
五萬兩春賦於民秋收之石價銀五錢凡買十萬石至收時價貴
至一兩民間斛又大倍於官以故不肯交且日前領價吏强與之
同知怒吏因緣為暴眾鬨然起三千餘人圍五郎城勢將變公令
中軍馳往召眾諭之更與石五錢事乃已至是撫軍以五郎餘穀
接濟照石一兩扣價是時包穀賤且陳不可食兵心益不服七月
六日變乃作撫軍聞變適楊提督遇春入覲過西安偕赴盩陝卒
省兵一千五百名比至賊已入山於是收盩陝兵未叛者六百人
西駐城固公在固原十一日得撫軍咨冒雨行以三卒自隨中途
答撫軍書略云速發米折以安未叛之心嚴堵隘口以杜遠颺之
路如能以身息事某之志也至邠州知賊西竄已破城汛數處有
出盩郿各峪之勢改道麟遊趨山逕雨甚數阻水陷泥淖中八月

一日夜半抵城固而是日賊破洋縣殺縣令曾彰泗官兵阻絅水河不能救公既至撫軍出密紙呂大文等三人姓名即迴避所收未叛者目獲叛兵云三人欲相繼爲亂公曰叛兵欲除此人耳此三人必不叛撫軍未信明日公以甯陝兵六百人屯漢王營召呂大文三人侍左右三人知見疑故戚戚泣公偵賊在龍亭欲往賊中曉以利害不許公陰遣人告賊目蒲大芳授之計賊趨石水河犯石泉公請以師援撫軍終慮新兵反側不可恃令陝安鎮王兆夢赴之後一日公又請往撫軍猶以爲言公曰甯陝兵六千叛者數百人耳若盡疑新兵是教之叛也以甯陝兵勦甯陝賊有咎吾自任之乃許至石泉登城一騎迅至城下曰欲有言公識其爲賊目董學孔也縋之上問賊中事曰賊大衆且至公遣左右悉去令學孔執長刀侍頭之賊大衆至遙見公各頭人棄軍械大哭前跪而賊首陳先能陳大順遙立不敢近公曰汝等尚識我耶自作孽乃敢造反念與汝共甘苦久不忍見汝等駢戮早自爲計縛首逆

來悉活汝否者董學孔安知非汝刺客可即殺我伸頸以就學孔學孔涕泣不能視公曰旣不殺我即自爲計來者吾待之如學孔決不疑目視蒲大芳王奉等示之意適別賊攻黃州會館將陷公呼王奉吳占先起速去解圍二人往得免賊大衆退西鎮迎風鋪初公傳檄賊中令斬首逆先能大順懼不欲降蒲大芳畏其徒衆不敢發思奪其權先能自石泉而西大芳以所掠騾馬械帶劍賊數十人而已徒步與退五郎衆竊議曰陳先能爲帥不恤吾等蒲大芳愛我宜爲帥三請乃許由此蒲大芳始與先能貳矣公慮賊分難制陰令合先能而漸併其衆是時德楞泰侯爲總統辦賊至漢中檄公安輯寧陝毋出剿公之鎮撫難民修城堡招餘兵得二千居鎮城七日而德侯檄公出剿初賊之起不過百數十人轉輾裹掠糾聚及遠近匪徒附從者遂至數萬知公在鎮城乃掠而東破木土坪犯孝義將出商洛公遣兵援孝義賊以爲公東來又折而西出大峪口祥都統禦之爲所敗賊乃西公率寧陝兵千人出

子午谷大雨水失鍋帳無算知賊已西追之將至鄠縣賊攻圍盩城將陷適省中送馬入十匹公以步兵營城東而以騎隊衝壁矛觸公臂洞焉賊不知公之至以爲西安兵來分眾撲營士卒皆力戰比曉賊始見公大驚狂奔鄠縣圍解九月七日也是日奉　旨摘去翎頂德侯劾公避難就易故也軍士大譁公切諭之裹創復進至斜峪關奉德侯檄止急追是時撫軍駐城固德侯屯鳳縣楊提督遇春營方柴關十九日公至方柴關而遇春以八千人敗士氣沮喪公既至蒲大芳遣人乞降公進至平木各大帥皆以兵會鋒甫交公出陣前賊皆下馬環跪乞降而頭人數十俯壓號泣亦有起爲公執轡依依者而後賊矛手數千倔強有欲鬬之色公曰汝等懇誠欲降可退屯數里明日吾自來受降賊捲撤勢甚整而爲公執轡者十數人竟隨公不去宿帳下焉是夕也各營戒嚴公念賊驍健經戰陣眾猶多破三城十九營汛生民荼毒已甚誅其渠魁宥其脅從則事可盡息必期盡勦勢將奔潰四出勞師糜餉

不可以月月討川楚匪徒其已事也而各師多狐疑不可與深言黎明公出營遇提督過春問之公曰往見賊過春曰賊不可信公曰移營前進試察之過春曰我當偕往並轡行二里許賊數騎來迎公進見之止過春而前賊曰馬步全彩皆排隊俟矣公曰蒲大芳何不來曰在後集衆公令賊前導行過春止之再三又遣騎扣馬力阻公曰為我謝提臺死生命也勿我惜天佑蒼生我必不死為 國息兵死得所矣遂馳往三里許過小溪賊馬隊二千餘跪西岸齊唱叩接大人公馬就溪飲衆曰大人勿懼不敢傷大人公笑曰馬飲耳何懼飲良久衆跪不起察其意誠無他變按轡行衆俟公過乃上馬自後擁之進二里許蒲大芳來曰衆步戰手三千人陳先能率去行矣公慮先能既率衆去或將復來乘我腹背受敵乃勒馬定曰陳先能不降汝等前聽吾言於是身後二千騎悉轉而前公諭以 朝廷恩威父母妻子皆當坐罪後言與汝等勤勞南山五年飢寒生死情同父子今不惜一身以活汝等衆皆俯

泣願降公曰既降即縛陳先能來衆曰諾三四十騎驅去公曰各大帥念我我去明日復來乃馳還而遇孫猶立馬俟見公大哭曰爲　國效命吾意與君訣矣公亦泣至營蒲大芳縛陳先能獻各帥稱慶遣參將何某查取賊數而大順忽反側將殺參將參將逃歸言狀各帥色變公曰蒲大芳必能縛來無慮薄暮蒲大芳果又縛陳大順來獻二逆並獲而各帥咸恐事中變已聯銜稟德侯各爲功名計公力言無他不之信明日公再至賊中蒲大芳已除館俟矣公謂之曰汝擒獻首逆率衆投誠厥功炳如爲我約束衆士給令箭解佩劍予之願歸業者悉予資給散遣是日查願散遣者二百餘人送大營資給之縛傲慢者一人公遂宿賊中蒲大芳等侍戶外夜半賊譁起鎗礮齊作公念吾在賊中官兵無劫營理必叛民與民匪互鬬假寐俟而蒲大芳數十人慮他賊爲變拔刀以待約曰來者即斬頭之聲漸息大芳私語曰大人睡熟幸不聞明日公命大芳查前隊願歸業者而昨所遣二百餘人約予資給者

櫳臺暴之奪其貲裝僅不死賊中閧之前隊悉走公率城眾追之
三日至西江口斬民匪首逆五人賊大眾悉聚公召頭人與眾約
示三條且曰不願降者不強當各資給以明我舍生相救之意吾
散遣降者畢即移兵剿之必盡殺明日集大眾公登臺受之叛兵
悉降初公陰使蒲大芳合其眾拗令散至是眾益多大芳不能合
將四出徼公推誠招之勢潰決矣公入賊中五日各帥不知公所
在遇春憂懼或以言激之益悲怒嘔血數升德侯知事平移營西
河口距公營十里給路票遣散者三千八百餘名仍歸伍者二百
二十四名偽公帶同寧陝而附近南山徒眾未領票散者不計數
云十月初二日以鄠縣功　賞還二品頂戴十二日以截殺匪徒
功　賞還花翎是役也古北口提督薛大烈在軍中德侯令而奏
情事大烈攙為己功又奏甘肅逆回案總督李侍堯經閣提督剛
達發伊犁令寧陝兵變宜有處分於是公發伊犁後撫軍以新編
換防爲名派兵千人蒲大芳等二百餘人與其中至伊犁悉爲將

軍松筠所誅

宛文四

立山詞卷五

陽湖張琦

凡五十七首

永遇樂 寒鴉

摸魚兒 同留容作

又 有感

揚州慢 梅花

燭影搖紅 題劭起翠芳集豔圖

永遇樂二首 和金近園送留容之官雲南

疏影 題照和慎伯

高陽臺 詠菊

鳳凰臺上憶吹簫

才起還眠才眠還起風簾靜押鑪香恁別愁千斛都付羅裳舊日懽情多少剛換得今日悽涼多情月為誰消瘦減了容光　茫茫幾番好夢儘倩徧東風不到伊行想天涯雖遠怎敵愁長怪得影兒不去偏只是守著寒釭人歸否梨花謝了立盡迴廊

鷓鴣天

小玉般勤爲舉觴十年風月舊橫塘尊前流水桃花色扇底春洲杜若香　歡易盡意難忘空餘幽恨繫人腸高樓望斷天涯路催得黃昏是夕陽

暗香 梅

數枝清絕曾幾番踏遍溪頭殘雪照水淡妝日暮佳人倚空碧應怪東陽憔悴新換了星星華髮念此夜江北江南都照舊時月相憶正默默歎雁去路遙望中鄉國瘦來玉骨點點相思淚痕溼剛是銷魂夢好誰喚起一聲長笛再莫教吹落也有人細覓

琵琶仙

漫駐雕鞍那堪到舊日尋春香陌恰有多少相思梅花正狼籍誰爲譜玉龍怨曲攪散了一庭香雪料得人人多應還是望斷消息　也不是眞個天涯怎夢裏怱怱覓難識分付一天愁影與落花飛蝶除是那青春楊柳應未知淚點時滴多管滴到明年也驚紅溼

洞仙歌 梨花和黃山

殘紅嫩綠正牽愁無數明月絲絲擁香絮是耶非髣髴照水盈盈人不見獨自一天風露　有誰憐素質苔繡花茵夢裏幽魂自來去千萬點相思一徑飛來清淚溼幾經風雨要不識儂心苦和酸待細嚼花兒較儂多許

粉蝶兒 春雨和茗柯

已簾纖聽昨宵枕兒上滴一聲聲替儂愁絕是東風生怕者春魂飛越卻由他檐底共心頭咽　又簾纖看今日簾兒外滴一絲絲做儂愁絕是東風更怕那春人遺覓卻由他芳草襯桃花泣

水龍吟 瓶中桃花次茗柯韻

一枝休怨崔郎從教留得紅雲在依稀前度笑痕嬌靨天姿未改寂寞黃昏幾多情緒看儂憔悴儘東風陣陣飄香吹絮管不到重簾外　恨煞歸期難數借花枝一腔清淚絲絲斜月儂心似汝影兒都碎殘醉扶來花猶解語伴人無寐算明朝點點飛紅儂也殼

看他墜

又 寒食次茗柯韻

燕兒昨夜飛來徧他花信番番記一番過了一番憐惜欲留無計春爲花來也應爲我伴將殘醉趁江南芳草幽魂一片又抛在殘春外 只者柳棉花絮是愁人幾多清淚東風多事吹花開也不將花繫怕說踏青花兒見我十分嬌媚更蕭蕭暮雨飛紅拚盡醒離人淚

木蘭花慢 楊花次茗柯韻

正紅樓春寂飛點點鏡中看恰慵避風簾困黏香幙嬌惹雲幡依稀似曾相識記昨宵曾到夢魂閒可爲天涯芳草隨風卻又飛還 游絲千尺任飄零偏不與遮闌便謝了紅塵依將流水一樣單寒留十分春色倚危欄愁對夕陽山賸有蜂兒蝶子依依覓盡苔斑

菩薩蠻

沈沈漏箭催銀燭相思立盡闌干曲門外木蘭橈月明煙水遙
欲留應未許爭忍相看去清夜兩人長休教錯怨郎

賀新涼

亭午槐陰悄鎭無聊曲屏人倦博山煙裊爲憶桃花相思甚怎又石榴開了也不管惜春人老濃綠年年如帷幙只愁儂不是青青草空向汝淚痕繞　朝來望斷橫江表最憐他珊珊瘦骨天然嬌好聞道紅樓愁還病無復年時巧笑又況是秋風驚早消卻天涯笙歌夢更傷心煙柳斜殘照但極目暮雲杳

風流子

碧雲飛不起房櫳靜明月滿迴廊想團扇頻攜恰扶新浴敞鬟不整初卸殘妝人微倦一簾花影瘦半枕玉痕香曲曲屏山誰憐夢杳絲絲沈水空惜煙長　銷魂惟是別便櫳房遊盪也只淒涼不信天涯倦客只是相忘待歸來何日良辰三五同扶虛幌細說思量捲起水精簾額雙照流光

江城子

一庭花月弄清姿是相思是相知記否階前對影折新枝一樣精簾低映處空留得月如規　開匳看取定情詞不分飛又分飛儂已無眠那有夢尋伊最苦伊家今夜夢尋不到小樓西

六醜 見夫容花作

悵秋光漸老看點點霜花飄足庾郎正愁愁來無處著漫遙離落是處秋容好岸邊深巷見數枝幽獨雕闌深護珍珠絡困倚香雲斜敧暖玉相看更燒銀燭恰清尊半醉前事棖觸　蘭舟初泊記雙紅梳掠坐對名花晚晴莫莫鐙前細語蛾絲但回頭無奈別離成各西風緊更催叢萼料得是一樣心頭滋味滅來還惡凝愁處莫倚闌角看一痕澹月微雲裏依然是昨

蘭陵王 看菊和黃山郡生

暮煙碧秋在斜陽巷陌雲屏護小立新妝淡淡濃濃可憐色年來似記得曾識陶家舊宅花重見一樣淚痕人瘦西風又今夕　菲

葭水雲白歎歲暮誰憐露重霜積桃花只在春時節縱恨攪香絮怨黏芳草三秋憔悴未慣歷峭寒獨消得　幽咽更追惜算玉骨粤亭怎耐岑寂孤鴻嘹唳催行客念一夜零落幾人悽惻頻來不厭趁綺夢醉素液

臨江仙

一桁西江江上路起來消息茫然秋風瀟灑畫樓前斷橋殘照紅浸一溪煙　池上芙容籬畔菊一般憔悴容顏去時曾與算歸船分明記得人共月華圓

長亭怨慢　與愁湖

恰愁與寒湖並起風蕭還尋翠殘香膩暢好清秋天涯冷落向誰是一般風月有多少人愁思獨自暮憑欄空悵望斜陽影裏　天際想佳人何處可憶那時歌吹暖痕染就都付與湖光山翠縱寫盡紅豆爲絲怎傳得儂心憔悴看一片殘荷零亂煙波雲外

高陽臺　芙容花同人分賦

玉臍凝香雲鬟弄影雕闌嬌倚娉婷能幾時開殷勤好護金鈴春風自逐朝雲散到而今好夢頻驚最憐他一萬霞紅一抹煙青相思只憶江南好奈塵封綺陌草暗遙汀多少消愁憑誰與訴雙成霜花夜夜飄芳徑掩重門卻下簾旌怕明朝滿樹飛花滿地殘英

滿江紅

明月飛來寒窗外暮天凝碧多謝得黃花如故伴人岑寂醉裏不知紅葉落醒來乍覺霜花白歎人生那得許多愁長如織　人已去情空結雁已杳函空設者殘英點點是儂魂魄絲樹慣看今古恨青山尚有鴻濛雪問者番濁酒向誰澆悲歌徹

洞仙歌

尋芳夢斷乍相逢蟬鬢一萬湘波隔紅影正春殘無奈柳困花慵人獨自深鎖一庭香冷　有誰窺繡戶斜月三更依約春痕印芳性何處説相思燕子飛來雙雙宿輕魂未醒拚一向儂心隔天涯

眞容易教人認將鸞鏡

摸魚兒

漸黃昏楚魂愁斷號鵑早又相喚芳心欲寄天涯路無奈水遙山遠春過半看絲影花痕罥盡青苔院好春一片只付與輕狂蜂兒蝶子吹送午塵暗　關山客漫說歸期易算知他多少淒怨不管眞個東風妒已是燕殘鶯嬾春晼晚怕花雨朝來一霎芳塘滿嫣紅誰伴儘倚徧回闌暮雲過盡空有淚如霰

南浦

驚回殘夢又起來清夜正三更花影一枝枝瘦明月滿中庭道是江南綺陌卻依然小閣倚銀屏恨海棠已老心期難問何處趁高城　忍記當年懽聚到花時長此託春醒別恨而今誰訴梁燕不曾醒簾外依依香絮算東風吹到幾時停向鶯兒無奈號鵑又作斷腸聲

醜奴兒慢

乍晴又雨消得幾番風信正一片新苔似繡細茸如茵胡蝶飛飛
不曾認得綠羅裙凄凉庭院海棠一樹箇是殘春　多少冶遊蹤
歌燕舞吹晴芳塵儘贏得斷紅零粉付與愁魂相對天涯輕寒淡
淡又斜曛憑誰知道鷓鴣啼罷獨自黃昏

菩薩蠻三首

橫塘日月風吹雨隔簾卻望江南路胡蝶慣輕盈風前魂屢驚
闌干人似玉黛影分窗綠斜日照屏山相思羅袖寒
銅壺滴盡流蘇月紫騮嘶過垂楊陌何處觸香車海棠三兩花
門前波似鏡門裏參差影照眼綠羅裙畫橈開白蘋
江花玉面嬌相逐香風乍送凌波曲暫見髻鬟低棹迴情轉迷
釵頭雙鳳翅照水胭脂淚碧藕折連絲夢輕君未知

風流子　別內

素波凉半魄參天迥嗚咽上寒潮正金檻酒空鐙殘花市銅壺漏
盡霜滑溪橋從茲去客愁江水闊閨夢洛川遙萊氏逸妻傷情黯

斷左家嬌女別淚滔滔　衝寒憑瘦骨儘西風獵獵吹透征袍我是江南倦客豪氣都消看煙江寂歷蒲帆斜挂沙洲低暗蘆葉全凋離別頻年經慣莫問歸橈

水龍吟　寒食

東風捲上疏簾飛來雙燕呢喃語依稀似說禁煙時候柳街桃月怕是踏青箏鬧黏了一身花絮看長隄芳草盈盈女伴錯認作江南路　回首青山重疊碧雲深故園何處可堪腸斷昨宵曾到夢中煙樹又待消他幾番憔悴粉殘花妒只憑教銀蒜低垂休更見斜陽暮

高陽臺　上巳

燕掠平莎鶯捎細柳煙痕點盡春工暗樂人歸長隄玉轡玲瓏年時多少看花意到花時長自怱怱又禁他一樹飄香一院飛紅纖纖新月江南影記迴廊繞徧曲沼波融此日浮鄉多應絮說萍蹤天涯何處尋芳草掩重簾獨對蘭叢有誰憐幾曲屏山幾疊眉

峯

湘春夜月 題畫扇有贈

最消魂幾番俊賞成塵只是細草青苔獨自對斜曛難道一絲香霧和一分夢影便了殘春恰憑他彩筆招將豔魄好伴芳辰 脂痕欲滴粉光還膩一樣憐人花若有情應念我淚珠盈把揾盡羅巾愁深別淺算何曾與說殷勤也只願者花顏常好依來懷袖莫怨離分

暗香 作平自南來任城將往泰安予既賦五言一章李旭東聽香疏影贈之辭其辭意斐然即和二調予與作平十年來蹤跡離合略具矣

舊遊記得對雙峯熊耳一窗雲色寶馬春郊歷亂風花媚行客蕭寺山泉試茗嬌鳥喚叢篁搖碧正擔得空翠歸來還踏洛川月 陳迹空歎息更趙北燕南獨自愁寂上東門側攜手西風振歸策衰柳斜陽古道相伴汝淒涼吟魄待盼到鄉國也菊花似昔

疏影

歸歟乍卸早蕭蕭落葉催我行路客裏關河又是三年闌成空有愁賦幽居正喜團圞樂貧亦好尊前兒女卻怎生輕狎風波抛卻故園鷗鷺　十日爲君沽飲唾壺儘碎聲幽恨難訴寥沉霜天征雁還飛試問住將何處天門積雪山谿滿可能見蓬瀛珠樹只何時慰我離愁共樂醉鄉朝暮

燕山亭　題洛神畫幀

冰雪肌膚綽約風標姑射仙人如許掩抑精光含睇凝愁羃惹柔情無數天與粤亭還更與淒涼情緒延佇恰洛浦鉛波一般傾注　不信當日江皋解玉佩相要遇他交甫微波渺渺獨自愁余含情待將誰訴如此年華更消得傷心幾度知否空月斷桂旗翠羽

水龍吟　題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小照

隔花人去迢迢佳期悵望知何許重門掩卻淒涼獨自空階凝竚燕子歸來偏他忍看一天飛絮算春光九十誰曾消受都付與風和雨　一掬傷春鉛水對花前幾回傾注柳絲恨短榆錢恨小綰

春不住最是多情如茵芳草青青如故只一枝柔手拈來也慰得花遲暮

疏影　畫夫容

淒清露井恰幾潑豔粉波面嬌映誤了春人碎了秋心孤芳獨倚淸迴臨風已分傷搖落又況是霜花飄逕好趁他笑靨盈盈描取一痕雲影　容易頻展憧聚小窗共細語低並妝鏡半晌殷勤便也難消拚作一生愁病等閒花也如人別有誰問伊時情性只恐教三尺冰綃伴得瘦郎慵冷

八聲甘州　秋海棠

又珊珊弄影晚秋天一般颭西風看牆根池畔輕含玉蕊低亞芳叢迎著三更斜月細步出珠櫳嗚咽尊前恨難話離悰　忍記年時惜別倚朱闌一曲綠鬢惺忪恁階前行跡都與碧苔封悄霜花飄來香逕料有人簾外泣殘紅還應惱沈郎腰瘦獨自愁儂

祝英臺近　和智容有寄

意惺忪情顛倒醒醉幾時了儂替花愁花也應知道怪來好夢迹宵都無憑準又還是惹將花惱　沈鑪裊看他一氣雙煙絲絲向縈抱待結同心畢竟同心少怎能兩下柔腸如香百和便拚得相思到老

滿庭芳　羅浮蝶

粉暈脂痕衣翻霞彩一逕花下翩然偶來游戲標格本如仙占盡海天香靄瑯嬛裏自度芳年憑攜去玉臺金谷隨趁碧雲還　塵寰迴望處笑他伴侶惹絮捎煙儘戀著三春花事酣眠一樣蹁躚舞影春過了零落堪憐爭似我三更殘夢不復落人間

虞美人

沈沈漏箭催香夢和淚還珍重曉來一逕亂項深恨繡階前苔印已難尋　呼鬟掃取來時路休遣湘裙污昨宵佳約記分明莫是河橋馬滑少人行

菩薩蠻六首

年年蹋徧長安路香車寶馬紛無數老去懶看花一簾紅日斜
清樽閒自酌青鳥飛還掠消息透春期惜花人去遲
朱樓歌舞分嬌面臙脂懸亂黏花片飛絮最無因濛濛亂著人
舊遊渾不見惆悵前期遠何處是歡場午塵和夢香
游絲不罥飛花住東風又逐飛花去滿眼落紅多日長人奈何
笙歌喧隔院忍聽流鶯囀獨立夕陽時問花花不知
九華帳裏藍田玉六萌車上鴛鴦結束最宜人誰憐別樣春
佳期渾未許輕把流年度忍記海棠陰試他頭上簪
雲鬟掩斂凝嬌坐千重自結裴𧜽鎖無語倚疏欄千回嗅不譍
清愁消未盡顧影憐青鬢祇合背人啼此心誰與期
仙姿合是神仙侶何因偏向風塵住淚眼問天公憐儂是惱儂
相期花下醉花也同憔悴約住玉連環未妨雙臂寒

南浦 和曾容

寶篆炷金猊午晴初靜押深深簾幙幾日費相思剛能殺肯許來

尋佳約牆頭花影漸移上兩重欄角過盡香車多不是難道未離
妝閣　空階望斷斜陽到黃昏獨自漫傾杯酌何處好句留枉教
我吟御半牀絃索三更涼月還相照此時寥落禁得心頭滋味苦
一遞一番嘗著

又　前題

鴛枕夢扶頭睡醒來猶是夜長難曉心事正懨懨疏窗外來去亂
鴉多少趁將斜日西冷獨自尋蘇小前度簾櫳雙坐處惟有博山
爐裊　問誰解道看花有溫香密意假人不了衣上淚痕多還祇
怕句起傷春懷抱相思難訴又教添著愁心悄料得玉人今夜裏
一樣爲情顛倒

又　即事感懷

冰雪冷關河又驚心到了歲寒時節無雁信沈沈還祇是望斷天
涯消息千重離恨不留細與征鴻說窗外梅花應笑我誤卻舊時
華髮　殷勤惟有何郎向琵琶絃上訴將幽咽淪落又堪嗟分明

似庾信平生蕭瑟鶯花燕市卅年春夢成陳迹眼底榮枯都莫問且醉尊前明月

永遇樂 寒鴉

一夜霜花又教催老多少豪傑冷落關河衰笳聲動腸斷江南客征鴻過盡驚他雲外陣陣寒鴉啼徹歎飄零天涯倦羽一般寄旅蹤跡 西風淒緊問朝朝暮暮吹到幾時方歇撮是銷魂斜陽漠漠將近黃昏時節縱教盼到東風晴轉已是白頭如雪還堪聽鄰家思婦鳴機軋軋

摸魚兒 同曾容作

駐芳塵斜陽庭院到來猶抱幽咽目成幸結同心侶翻益愁懷千疊凝望切念繡被空牀獨夜成悽惻不堪細說祇除是窗前碧天圓鏡還共我孤潔 千行淚莫向人前偷滴王孫一樣騷屑等閒富貴如塵土百歲光陰駒隙都磨滅便身後浮名何補當前缺良辰難得休遣酒杯空玉笋銀瑄且與樂今夕

又　有感

鼓魂銷夜烏號盡角聲吹落殘月參橫屋角霜天冷北斗闌干欲沒雙鬟白歎荏苒年華容易成衰歎愁心似結祇躊躇倚隈都無芳草空自怨啼鵑　防身劍漫飾千金玉玦如虹寶氣誰識錦屏香暖人如夢一醉屠蘇千日情切切算欲寄瑤玕無奈音塵絕悲笳更咽莫吹向沙洲哀鴻宿處驚起倦飛翮

揚州慢　梅花

山外煙沈溪頭雪霽小橋竹屋人家疏亞亞一樹向籬落橫斜正昨夜孤山夢醒一層紙帳隔了春華恁幽香沁骨天寒袖倚青霞

孤情自潔算盈盈素魘誰誇是多少愁魂迸將清淚灑作冰花還憶西湖鐵影殷勤折寄與天涯祗雲開明月三更來照窗紗

燭影搖紅　題砌池孫芳集豔圖

多事東風無端綴就三春景一番勝賞一番愁惱亂春情性幾度酒濃香凝最難消絲痕絮影玉人去也那剎光陰等閒拋擲

尺生綃輸他豔福都全傾海棠如夢不曾醒又蹋芙蓉逕老去心情自警更日日西風吹冷爭教綵筆貯得春光十分妝靚

永遇樂二首 和金近圖送客之官雲南時余將出都故次章云云

斗酒十千及時行樂今夕何夕有客悲秋臨風清嘯滿座添騷屑京華遊倦煙痕夢影搵盡羅巾淚溼更著番故人遊宦忽將萬里輕別　平生意氣儘消磨未了還勝唾壺堪擊滿水東西分流到海況有相逢日何能更效鐙前兒女坐向牀頭嗚咽從今但平原痛飲把愁澆徹

秋夜溟濛橫斜北斗殘月西沒颯颯驚飆披帷入戶庭樹聲蕭摵頭顱已老年華過盡心事不堪重說總輸他畫梁樓燕一般酣夢清適　當歌對酒待尊前起舞壯志幾經消歇如此天涯何須更戀燕市鶯花窟不如歸去吟鞭遙指趁著江南紅葉這次第素心念我又添悽切

疏影 題照和慎伯

夫容十月向江波渺渺添我愁寂隴首雲飛又是衡陽三年望斷消息長安懶向花叢顧渾不是夢中傾國乍驚他環佩歸來一樣小時顏色　幾度酒闌鐙灺殢人半醉裏私語幽咽最是無情轂雙輪傚弄人間離別生綃妙筆傳阿堵看細步珊珊如活是耶非待喚卿卿翻令看朱成碧

高陽臺署齋蒔菊數十本雖無南中極佳之品而璀璨可觀遺世獨立之概與秋爲宜不以淒冷爲嫌也兒女輩有作欣然和之

姹紫含英嬌黃吐豔烘來十丈晴霞絕是瓊姿羞隨時樣鉛華秋心自合秋容好看枝枝弄影橫斜最消他一縷西風數點霜花　當年陶宅曾相見記樓前曲巷水畔人家坐對芳叢心情絕憶天涯百年幾度花前醉勸深杯樂事頻誇更殷勤惜倚雕闌留護輕紗

張翰風先生傳

同縣李兆洛

翰風皐文先生母弟也初名翊更名與權再更琦又字宛鄰而友朋但稱其初字曰翰風云皐文秀偉絕特溫而能栗翰風毅自守剛而能柔平居接物眞率有過必相規有善必相勉不能款曲爲悅人語尤厚予閔時不見輒思之而君家居日少皐文未達同教授於徽之顏鎭歲暮來歸邂得接言論皐文沒君飢驅東西尤無寍晷予亦從宦安徽自此不復見矣年五十中順天鄉試舉人因留京師十年分發山東試用知縣署鄒平章邱補館陶閱七年卒所至有政蹟可紀君長子曰珏孫甚聰敏未冠而天蓋誤於庸醫君因發憤治醫術得披縣黃元御所著書善之遂推其意貫穿素問金匱旁羅諸家皆洞悉其得失之本以治久固痼疾無不隨手起治縣時値天患民病所全活甚眾又其爲政慈惠故沒而民思之以爲將沒時有見其爲館陶城隍神者次子曰曜孫亦幼慧

稍稍聞君緒言讀所著書而服習之弱冠已能推而行之如君所以爲治奏效一如君而皐文先生有子曰成孫修潔博習好沈思亦能繼先生之世

李兆洛曰君少時有天下之志每以今事準古昔求其同異於古名臣所設施有成效者觀其得失之故以規其通變之方庶幾克濟於用常以爲今直省分域之制多依明舊與禹貢周禮分別州界之意差殊不足控扼阨塞以收形勢之大要故略準唐宋分道之法條析經畫著論甚具規畫多中事理而未能成書也晚乃一意於醫思以調變之理參陰陽之和爲救人術效官一邑施之者不足竟其志而生爲循吏沒而社祭斯亦可以無憾矣

張宛鄰先生述　宜興吳德旋

先生姓張氏名琦初名翊字翰風一字宛鄰陽湖縣人生而孤貧稍長親師取友盡一時之名宿其伯兄惠言以學行顯名當世先生穎悟亞於兄爲詩古文詞播於海內士大夫之口學者竝稱二

張先生也自年二十餘補縣學生以教授爲業恆客游嘉慶十九年癸酉舉順天鄉試年已五十矣道光三年壬午以館班分發山東候補知縣初署知鄒平縣事甫踰四月然去之日耆老攀轅餞送者屬於道繼署章邱十有三月繼署館陶二歲卽眞授焉其爲治視民之疾苦職已之由思所以爲民興利除害於心靡不盡而尤勤於農事教民種植使凶歲有備治獄刑故宥過一以經術斷之在館陶凡八年以道光十三年三月得疾卒年七十先生蘊深而志遠以遇之艱宦之不遂其所欲施之世者十未獲展一二然處則爲佳士出則爲循吏亦旣過人遠矣先生好治兵權謀書習精地理其於山川險要道路出入之勢如指諸掌治古文自曾子固歐陽永叔而歸於班孟堅氏詩工五言宗法魏晉高者欲灊漸陸而上之詞則由趙宋諸名家以上溯溫飛卿韋端已書長於分隸叢儷鄧石如之肥而眞行書與涇包愼伯齊名愼伯推之以爲舉世無與比通方書始受法於歙金輔之後得黃氏坤載書歎

爲絕詣師其意爲人治疾輒奏奇效云先生旣卒子曜孫收拾遺
書謹謹無失都所著述曰戰國策釋地二卷素問釋義十卷古詩
錄十二卷李詩錄四卷杜詩錄四卷詞選二卷本草述錄六卷宛
鄰雜著一卷兵家雜著二卷文二卷詩二卷詞一卷鶯鶯劍曲二
卷其未成者曰唐詩錄若干卷勸農約言若干卷戰國策釋地古
詩錄詞選已梓行世餘並藏於家乙未六月日

皇敕授文林郎山東館陶縣知縣加五級張君墓志銘

涇包世臣

道光十三年三月十二山東知館陶縣事陽湖張君卒于官以是
年十一月初六葬白門之龍山余爲表以待其孤曜孫及扶櫬至
則謂毋氏湯孺人誌石外爲辭也今合窆不可無言以摭先子幽
昔昌黎譔王洪州誌又徇其子初作碑不孝敢援以請余無以辭
系曰君諱琦字翰風別字宛鄰生而孤貧妣姜孺十指力以撫君
及君之兄編修惠言至成立弟兄相與爲師友致顯名稱毗陵二

張君志在用世而識能鑑人洽權家單精地理其於山川阨塞形勝及今古割隸職守成敗得失之故上下縱橫數千年如指掌工五言得仲宣太沖意嗜書移漢分法入真行又以北朝真書斂分勢並騰踔蘊藉當世無與比性毅而溫未嘗以所能加人而名流雅自矜尚者皆出君下蓋其德量淵遠足以伏浚躁之氣古有不言而心成者則君近之矣年五十乃領鄉薦六十以館班知縣籤發山東歷署鄒平百有四十日章邱十有三月館陶署二歲遂補實又閱五年而卒年政七十山東俗好訐上章邱爲最館陶處西北極邊尤瘠而悍然君涖鄒平才兩月至事主不願訟恐累君被疏防議其去也耆老垂涕餞送以萬數在章邱有一莖五穗之祥有蝗來千里至境退飛之異有沱君任無上控翻異之化在館陶大雹積尺許皆在不耕之地蝻孽環縣境四面接壤處若或界之無一跂闖入者龍王廟額圮議移建神民疑舊制不可改而龍見廟中昂首望君所欲遷處此余與君之所爲謂神格其誠民從其

化者也君所至務求閭閻疾苦宣達其鬱積以和民氣是故君常承大禮以受事而天和下應輒成大有館陶至僻陋旣屢歷豐又無牙角耗斁年之間閭閻村莊富盛幾如都會焉君年四十以藥誤喪長子珏孫乃肆力於醫嘗有病心痛者劇甚則倒懸以求緩衆工檢方書不得主名君診之曰此肺脹迫心作痛耳倒懸則肺張而心舒故緩以行水消滿之劑投之立愈其精如此館陶向無良醫藥民多夭枉見病者君即診之然終以人醫爲艱君族子賜從官傳醫術乃於署西設惠民局使賜司診貧者并給藥疑難甚則以質君全活無算局初立日診數十百人經歲漸減最後至旬時無就診者亦如君之治訟焉君嘗言爲吏爲醫事異而理同醫診病得情而用藥過其情則病解而藥伏餘毒常釀巨證吏聽訟得情而用法過其情則訟結而人積餘憾常釀巨獄原君之治訟治病所以能變繁爲簡消簡爲無者職是故也曜孫生而知醫君以爲勝己十二年冬診君脈而心憂之爽疏乞病請移詩及二月

杪君病不能出視事有在城地保劉見文爲冥隸當直則厥迹數日廼常逃冥中事至是言上帝命縣公爲本邑城隍神以公子疏稍緩其期必過三月十三病乃甚起然迎取夫人之吏卒已南行恐不可緩也曜孫聞而疑甚蓋以其疏事無知者十二日昧爽南關居民見君鼓吹幢蓋導行彩雲中正驚訝而聞疾亟矣東人來江南者盛傳其事夫聰明正直而壹神道也君以是道被僮附也久食其土不亦宜乎故爲詩以歌之

詩曰猗嗟張君求志隱居曰左曰右是儲是胥長圖莫騁老弃州縣政則已成澤乃不遺食血嘗治歸魄新阡雅備循吏用告萬年

又墓表　　涇包世臣

君諱琦字翰風別字宛鄰姓張氏江蘇之陽湖人初名翊故字翰風宛鄰者以善顧宛溪讀史方輿紀要之書欲渠正其舛訛爲德鄰也陽湖常州附郭邑君族聚居大南門德安里丁中才數十然十餘世以儒爲業常州聞人顯宦大都著門下籍故雖貧弱不逹

而爲名族稱常州大南門張氏祖金第寄籍天津縣學生 貤贈翰林院編修姚自氏 貤贈孺人考嶠賓本縣學生 贈翰林院編修姚姜氏 贈孺人贈君丕世君之兄編修惠言世所稱皋文先生者方四歲而君爲遺腹誕彌之日則乾隆甲申十二月十四也孺人以紡織撫兩孤年及就傳無力行束修族人外出教授率半月有一歸者孺人具蔬食招使授君兄弟書而自督念誦漸能解字義辯句讀博覽載籍轉益多師編修通許鄭何虞氏君通馬班陳范氏編修工選賦君工選詩編修工篆君工分君晚以分法入真行尤沈酣蹈厲究固不可犯其古文脩辭舉子業三事工力略同而編修雄厚君幽深卒不相襲也君故善隱憂蚤歲慨然任天下之重究生民利病甚設旣不得於有司嘉慶壬戌編修遽捐館次年君一子珏孫繼天遂嗒然意盡弃諸生以醫自適及舉次子曜孫乃浪迹齊晉鄭閒癸酉適至都友生援例與順天試領薦應甲戌春闈挑取謄錄庚辰冬傳補 實錄館謄錄官道光

癸未議敘知縣其夏籤發山東試用君年甫六十矣以季冬委署
鄒平縣事山東州縣俯錢漕羨餘爲生歲儀則無入項而供億餽
遺不能減故相率諱災是歲鄒平旱無禾君以封印之次日受事
見大田皆龜坼未種麥時山東巡撫爲今直隸總督一等侯琦善
承宣使爲今廣東巡撫朱桂楨二公皆知君君受事即下鄉諭父
老僉謂小民初秋報旱被前官鞭扑秋災例不出九月今徵漕已
竣何敢更報報且何益君曰若以荒田輸漕筋力已竭上忙候開
徵又將安出若其以秋冬無雨不能種麥爲詞我獨歷四百七十
村莊小除夕乃能回署是日各村莊以一人至城我新歲攜若詞
進省白大憲當可蒙恩緩徵也父老莫不掬泣至期畢集甲申正
月四日君旅賀二公畢復謁朱公呈牘備述所見窮困狀朱公以
白琦公破例準君牘而附近鄒平之十六州縣災形同者因得其
額二公彙奏緩徵至秋後未幾長山縣解搶奪受傷事主至君受
其辭則曰賢父兄莫問彼猾吏欺吾父母初任小人必不與休賢

父毋毋代人擔重咎君曰若失事所得毋有大樹不在大樹南抑北耶曰在樹北五六步君曰若是則是吾界也吾歲底履勘村莊見大樹知爲長山分界處出官圖示之其人愕然曰小人見賢父毋下車即爲合邑民請命在署每日堂訊五七次無不公允屢人意小人傷已平復所失止布三匹錢兩弔若以此累賢父毋擔虛分小人心不安且爲合邑父老所唾駡小人不願訟矣及五月卸事鄉民餞送萬數以迄其境七月委署章邱縣事章邱距省垣一程紳富所聚尚氣好訟而院司道府五署書吏千數皆章邱人章邱例單日放告月十五期每期新舊事至二百紙五署書吏走書請託使長官不得舉其職負者復不甘上控五署揣摭官吏短長無虛日甚者藉越入都至難治君自鄒平回省而章邱缺人朱公以君名上琦公曰張君長者或非理劇才況章邱之健猾耶朱公曰正以章邱健猾欲得長者化導之耳琦公笑遣君章邱固綏徵十七州縣之一也壤接鄒平習君治聞君至則已悅服親事月餘

民以瑞穀來獻者接踵有至四穗五穗者君謝能之曰去秋旱無禾今春旱無麥陽氣深伏得膏雨潤發地力足故生長倍常耳然他邑同被旱者卒不聞有此一日嘗期君閱所收詞有原被中證皆鄉平人者不可受理返之其人號咷曰自父母去鄉平民受屈者多矣然無如小人之甚知父母不能越境理非私念此情得白於吾父母前則不啻伸雪也故來此時同具詞者百餘人皆爲之嗟歎有泣下者君佐章邱歲餘五署書吏覓無一紙至而結正新舊事二千餘起亦無一案翻異控及會垣五署者會朱公擢山西巡撫未行而峯諱君上省唁送因謁琦公琦公曰朱公知人君在章邱眞不愧治大國若烹小鮮者也乙酉秋酉府歉收米查辦次年春又旱大吏飭郡縣籌接濟館陶在西府尤爲瘠悍其長官遂引疾去君往代比至則饑民聚搶富室之案已積十數起而旱日甚邑故有龍王廟在城外君虔禱得透雨田可耕藝乃嚴捕諸搶案爲首者又履勘得富子藉借貸裝點圖陷其平日所不快狀悉

分別置論民以大服君體察災勢度民力雖已平糶倉穀不足全活因請普賞兩月口糧館陶故褊小君造送應振戶口冊視鄰境大邑且過倍上游頗以君爲不堪事忽奉　中旨責問歲饑狀甚切乃按臨災區與民迎訴振弊無不至唯館陶災情錢數並得實始撤參尤玩視者數人而厚慰君既而臨淸堂邑邱冠莘五州縣環館陶四面蝻孽覆地至不見土視眦連館陶處一綫如界點者妒而移置之則皆蠕蠕返故處及成飛蝗東面者東飛西面者西飛蔽天翳日而無犯館陶境者君前在章邱蝗自東府來及界退飛館陶民素聞之而未信也至是乃相與謳詠君德君笑曰神憐吾民瘠苦牢官與食其福吾唯當勉爲好官若等勉爲好人敬承神庥耳入秋禾黍芃茂忽大雹如盌碎屋瓦君念嫩禾必不堪此傳班廏勘吏役諫不聽西門外故有窪田千餘畝被水佔爲泊深尺許不可涸君至泊而雹已堆滿出水面比至大田苗殊無損傷召問村農唯言午間有大雨一陣不見冷子冷子東人呼雹也徧

勘四境皆不言有雹初君禱龍王廟見頹壞甚議與邑紳移建城內邑廟側隙地邑紳難之既大熟忽廟壁坼縫見物如蛇方首兩角嶷嶷偏身鱗作金色羣謂龍見聚觀三日君詣拈香謂衆紳曰若神願遷者即隱形語畢不見移廟之議始決嗣後所禱皆應迄君之卒館陶無歉歲君未莅館陶前二載館陶民被奸民馬進忠罣誤者甚夥及壬辰春奸民尹老須案發黨羽連五省州縣以失察被議者百數尹老須隸直隸清河館陶與接壤竟無一人汙染者論者歎爲儒效君以丙戌四月署事戊子正月補實癸巳三月十二日卒官前後在館陶八載年七十歲君爲政不矯激無奇異唯以近民爲宗不緩爲的用法恕而執之堅十年操持如一日廨規可取者仍之錢漕則視前任十年內至輕者以爲額公事應爲者所費不多則任以獨力鉅工則勸諭紳富而已爲之倡至於服食起居取具而已迺籍之前故有逋負四五百緡及卒縣所歷多優缺而身後遺累顧倍差於初集實好賻贈乃克以喪歸其聽訟

也原被中證有一人到案即受辭而遣之以其辭質後至者或狡飾不承也若情事轇轕甚及須履勘者亦不過再訊故事日簡而人不擾章邱至繁劇半載後訟減已大半館陶後數歲常旬月無赴愬者御書役至嚴驛騷小民者論如法然節其生計必均必一故民懷而吏不怨生平所著述唯戰國策釋地二卷素問釋義十二卷古詩錄十二卷已版行其詩古文辭頗不自收拾嗣孫前後捜集纔得四五萬言錄藏於家配同邑楊氏　封孺人前二年卒余爲之志旣克石而不克葬以今年十一月六日合窆於江寧府東郭龍山之陰子息已前詳孺人志余與君爲道義交三十有四年申之以婚姻知君宜爲深然君之文行爲宇內名流所共推崇治績又東土士民所共聞見則人人所謂爲宜書者余故不得不書也而余所獨知獨信欲書之以告天下後世者又以雖書無徵而有所不得備書也曜孫依限結交代以八月抄扶櫬附糧艘南下須十月盡後方達而葬期已迫故不待曜孫具狀就余所聞

於東人者編次之伐貞石以表墓門庶使誦詩讀書而能論世之善士有以推求小叩小鳴之故焉道光十有三年歲在癸巳九月戊辰朔越二十有五日壬辰表

張府君哀辭　冠趙錫晉

嗚呼遺愛豈可忘哉愛以惠行亦以威行威克厥愛勝於愛克厥威也昔東里公孫氏之宰鄭也抑豪强止僭踰初若不便於民不數年而子弟既誨田疇既殖向之怨者又相視於道寬猛相濟孔子所謂古之遺愛此即凡爲循吏用愛之術也館陶邑宰張府君諱琦字翰風江蘇陽湖人道光六年來治是邦下車會振災黎剔釐奸弊吏不能欺其教士嚴肅治獄明斷懲頑梗黠猾不少貸以是民畏其猛而未知其心之惠也比歲稔拶諸祠宇凡爲民捍患禦災者次第興建乃進邑之子弟而誨以敦行學文之道日有省月有程給膏火於官廨惟魯之士彬彬乎質有其文矣復設醫局於外療民疾苦民病沈痼急劇則舁入署命公子治之全活無算

數百里聞風感歎始知府君之不主於猛而主於寬也府君學究天人行爲禮式詩古文詞軼漢魏而上經緯子史旁羅百氏自星曆輿圖兵農術數之學靡不精究而尤邃於醫著素問釋義本草述錄復購昌邑黃氏不傳之書校刊以延絕學設施未竟而遽騎箕尾多士慨息百姓悲悼嗚呼哀哉府君嘗以北土水利未備旱潦多患欲事營創又作水器以供瀦泄又以南省製爲紡車事遽而工倕皆爲而未成今遺器猶存治績常在嗚呼遺愛豈可忘哉府君治館陶凡七年以道光十三年三月卒於任子曜孫高行碩學能繼先業上林董之錫謦晉接有年親聽欣儼子汝穀又受府君教得求道之指感循良之遽歿嗟眾庶之哀思聊述芳猷著之素旐詞曰

水懦火烈玩畏異情猛飭寬窳舉措一誠可飾非上可愚非民感攄形響效著肅溫惟愛斯慕惟勤斯行怨遜孰役悲已失聲悠悠河山浩浩羣生千秋鄭僑誰其嗣音

祭文

涇包世臣

嗚呼翰風君少小服權家言精綜史義習山川阨塞之形而飛臚西暗颺浪南羅曾不得當一校之任效一障之勤君文擷班范之實詩擊阮左之華書窺鍾梁之奧曾不得登著作之庭和雅頌之聲勒燕然之銘年垂耳順乃試令於齊郊牛刀劇雞凜若不勝歷莅三邑民從其化神格其誠而十年不調涇河海之潤遂以戕其生嗚呼翰風君具韜世之量而持躬循循疾惡如仇獎善無厭不言而心成然而見疾於君者未嘗有隱慽伏慾咸感悔以自懲其憤發所爲博學雄文自擅之士聞聲願見大叩小鐘則皆以爲坐春風而醉飲醇也蓋君無歐陽子之位而有才德與其名予多識天下賢豪長者道固義堅既久不渝曾莫君與京早契金石晚締婚姻別如俯仰遂隔杳冥訃書在手涕淚橫傾心馳迹阻貽恨巨卿子贍有言上以爲天下慟下以哭其私三復之以寓吾哀君亦其知之乎嗚呼哀哉尚饗

書翰風張先生佚事

同里薛子衡

戊戌歲與楊君用明道見聞舊事用明云道光庚寅客山左館陶時知館陶事者爲吾邑翰風張先生是年閏月下旬廣平譌言亂作夜半人盡出東囂擕城中數萬戶父擕子女從母不及明東奔百餘里越邱縣至衛河衛河界館陶館陶之濱衛河者爲南館陶館舊治也又東四十里爲今館陶城縣治在焉衛河有官渡渡夫隸館陶方廣平民之至邱縣也邱民先驚相率皆走及衛河渡夫亦驚不炊許集河濱者益衆渡夫益驚時已薄暮莫測多寡以語音有邱人遂撤船不敢渡而以邱亂奔告縣署時翰風先生方聯燭會飲署中用明與焉門者以亂告舉坐皆驚先生曰必無之徐又曰邱鄰邑吾知其民情必無之遂遣役往偵而飲如故俄而城中驚沸譌言南館陶有變舉城將逃有謀者曰吾邑侯張君神明盍往瞻動靜乎乃相率赴署見無所動作也遂分曹立署外以俟久之聞會飲乃各分道歸然而濟東道某時駐臨清已飛檄達撫

軍撫軍某已分遣兵官行矣黎明臨清道檄至越三日撫軍遣兵
官四人絡繹至又翼日中軍參將某暨東昌知府事某並至時逃
民已散歸久往偵各役前三日亦歸已盡得誣言所由乃各返云
庚子初春子衡偶以用明言詢先生子仲遠仲遠謂余廣平誣言
實起磁州時磁州廣平館陶地皆震而磁州極震屋盡覆城盡圮
居民萬戶得脫走者才數百人皆號呱相攜持走夜半至廣平廣
平方亦以地震驚擾遂相率偕奔譌言於是作云予衡因從容問
先生之所以取信於民者仲遠又言先生嘗以公事遣幹役赴鄉
半日役奔回以鄉民毆役狀額破而流血支體皆傷先生即出堂
皇坐呼役入大怒曰某鄉民淳吾知之敢毆公役乎必汝索賄故
也不待辨立與杖四十驅之出署中皆爲不平頃之鄉民亦赴縣
仲理問其詞果索賄云聞役已被杖於民無所問也遂歸民以是
大服稱神明焉用明名鑒後更名金監仲遠名曜孫皆吾友之不
妄言者故牽連記之時庚子正月二十日也

皇勑封孺人山東館陶縣知縣張君妻湯氏墓志銘

涇包世臣

道光十有一年七月十四日山東館陶縣知縣陽湖張琦翰風之妻　勑封孺人湯氏卒於署其年十一月廿四日葬江寧府東郊龍山之麓哀子曜孫先期扶櫬南下以誌幽之文爲請翰風予所兄事曜孫又吾壻也且予知孺人爲深孺人編修大紳之孫國子監生修業之子通書史嫻禮則尤工繡以意爲綵數寸爲山川人物數十百事傅以色絲善畫者所不及既歸同邑張氏家無一椽侍君姑姜偕姒婦吳寄居女公董氏宅復隨夫子僑歙僑嘉興乃歸里五徙仍儳居最後從宦山東遂卒其事君姑終始得歡心和女公姒婦無違閒色養母氏萬如在室翰風晚而遠遊孺人以婦功自給然督課子女能使皆有學行知自立及迎取之官孺人稱貸建君姑節孝坊營考妣窀穸經年蕆事乃成行平昔食貧操作使夫子不以家累身能求其志從宦不事簪珥居積使夫子不以

家累官能成其政又時節俸入以潤夫子之族親交遊老病則加以衣裘恩禮更為歡長久此大較里部所知也惟予始訪翰風於獄因得以見妻禮拜孺人後予過其常州寓廬住半載孺人治酒食日益精潔至以脉礴易薪米而予殊不覺截髮剉薦飛過也又予嘗以翰風久滯都下過存探耗問時嚴寒而孺人衲衣來其語次充悅略不及貧難狀予退而歎曰幸昔無此比常有好容顏私以為陶公自導之詞今乃於吾嫂氏見之矣孺人自喪長子始且碁禮大士祈嗣忽然必祝曰天果不絕張氏求賜寧馨兒生平痛撫力者為醫家居奇常不得其正命及誕曜孫自知讀醫尤嗜醫藁時即凋晩經脈方藥弱冠注扁倉列傳識者嘆為絕業子雅不事穉饗至是不能不以為至誠之有感也初翰風留獄不得歸有富子與論五言詩而歎以其力能清貧而孺人曰此君擁多貲既性不近利又無魄力以自用其財是終不足以保家不十年其家竟落前年夏予取道館陶孺人病瘁已年餘扶兩媼再拜屬為國

子君序詩文集不以至戚故倣儆節其識力超絕而造次以禮自濟有如是孺人得年六十有九子二珏孫早世曜孫國子監生女子子四緝英適刑部主事前庶吉士吳廷鈖紉英適國子監生莊政平先孺人卒綸英適國子監生孫劼叔英適國子監生王曦孫一晉禮孫女一字嚴子臣琬銘曰

介甫謂列之於風以爲後世觀而無媿此行治之出僊源縣君者也豈不爲以禮輔佐勸勉君子知其子必以才於世有聞耶吾於孺人亦云

亡室湯孺人行略

孺人姓湯氏陽湖人祖大紳乾隆壬戌進士及第官翰林院編修父修業字賓鷺號猥庵國子監生博學篤行多識前明以來事爲吾常文獻母萬太孺人生三女孺人其次也猥庵先生家貧故居沒于宦萬太孺人依母家以居先生客游浙閩燕齊之郊後居段莊錢氏依姊壻履昭先生云孺人幼知書能詩工繡事尤善彈綵

能於方寸地作山水樓閣人物魚鳥數十事意態如畫年二十七歸於余先府君早世遺腹生余時姊七歲兄惠言四歲吾母姜太孺人撫孤成立以鍼黹爲活備極勞苦逮嫂吳孺人暨孺人先後來歸太孺人始稍逸焉孺人家雖貧未習操作歸余後始學中饋太孺人顧之曰稔知新婦未慣烹飪抑何精也事太孺人七年能委曲得懽心太孺人絕愛憐之姑嫂姊姒數十年無違言余祖居大南門德安里後徙居城中姊壻董定圖宅十年定圖售其宅余兄弟挈家遊歙主巖鎮金氏嘉慶己未先兄成進士入翰林嫂吳孺人之京師余偕孺人仍留歙凡六年又浮家至嘉興三年乃歸正徙而僦居近園時辛未三月也余好交游江陰祝子常涇包愼伯嘉善黃古愚每至必主余家孺人親設饌必精腆數年以爲常余橐筆出游始至浙後至安徽河南山東最後至京師館穀所入先後支絀或歲一歸或三五歲一歸黽勉有無皆孺人任之戊辰已巳間余客陝州信不以時達孺人冬無棉衣朝夕不給卒四女

刺繡以易米恆不得飽至屑米爲粥日一食焉嘉慶癸酉余年五十始得一第明年得謄錄其秋自豫歸十月仍至豫轉京師十餘年至孺人三嫁女內外兼理秩然井然無稍誤失然家日益困賴女壻章政平孫劼典質稱貸得以存濟道光癸未余年六十以知縣分發山東十二月署鄒平縣事孺人謂兒女曰汝父得官吾當之任然吾姑節孝坊未建吾父母未葬不忍成行也先是姜太孺人請 旌例得建坊余姻親章燕橋代購佳石存江陰有年力未能建適其里頻年疾疫俗疑石爲災以咎燕橋屢欲成訟皆賴燕橋調護之後有欲購此石者願倍其價時家方窘困僉謂孺人曰石存江陰力不能用不如售之以救目前孺人曰姑坊未建日夜不安於心甯餓死不敢賣石求活獵庵先生之卒也厝於編修公塋側無子以從弟蒔稼公之幼子貽謨爲嗣形家言編修公墓地不吉故葬後家以多故孺人曰吾父無子以五弟爲嗣若不卜吉壤嗣子受其殃咎吾不忍也吾必爲吾父擇地時余方困於齊豫

朋家食不給閩者多笑之後萬太孺人卒殯於近園者九年甲申四月乃建姜太孺人坊於德安橋南七月卜地葬孺庵先生暨萬太孺人然後來東如其志焉時貽謨以巡檢分發廣東聞之以百金來孺人曰營葬吾志也吾弟不欲以累我而以貲來吾弟之志也返之不可乃受之孺人有妹未嫁而卒姊適同里董蔭柏蔭柏卒無所出萬太孺人憐之常相依自余居近園乃迎萬太孺人養焉萬太孺人年八十有五臨卒顧謂孺人曰汝姊苦幸善視之孺人泣應曰敢不竭力洎來東歲遺衣物且預贈身後費冀以慰萬太孺人也孺庵先生嘗困於德州從子韻清偕之歸未幾遂卒又收其詩文稿藏之不致散佚孺人心德之稱說不置韻清居邇近園事無大小悉咨之韻清亦視如同產時有周急勞瘁者不知爲從姊弟也孺人性整潔造次必以禮然歡欣和易雖愁苦艱而不形於色絕不以貧難告人親族來者必款留無空坐者雖僕婢必溫語問訊故外人毋不知孺人之艱難又好施與居近園時寄食

者日常數人儉歲升米五十錢貫貸供之久久無厭倦閒人之急輒以典質錢與之夕無以炊不計也如此者時時有之蓋天性然也孺人育二子四女皆自乳慈愛特甚然教必以禮少有失輒呵責不少姑息孺人少依錢氏居有表女姪父母俱故召之來衣食之數年迨嫁乃去錢子貞者魯思之姪漢思之子實履昭先生之族孫也魯思兄弟幼從先府君受經余於錢氏又爲世交子貞幼孤無依與其生母馮來近園孺人令子貞偕兒讀積有年後子貞來館陶署居半年孺人曰子貞年少不能養母徒衣食之無益也盍爲長久計聞保定有進班學莘者三數年有成卽可自立矣余嘉其意乃資子貞之保定族叔雲驂先生余兄弟從學時文者子婦皆殁先生亦卒僅一孫紹曾年十四與庶祖母沈居忽不知所之孺人已來章邱聞之憮然曰紹曾存亡未卜雲驂公無後矣族姪達藝南歸諄囑焉或傳其在無錫者達藝往跡之不獲後紹曾在吳門知之乃返孺人甚喜欲召之來乃紹曾未來而孺人竟溘

逝矣孺人於道光四年九月抵章邱署七年六月來館陶八年中
秋夜得風痺之疾至今年七月十四日卒凡三年余視之曰四十
三年愁苦操勞往昔身心實盡痺千八十日呻吟反側此時體魄
轉能安皆記實也子二長珽孫年十五而殤聘法氏汝和先生女
也珽孫歿後十年有來言法氏女誓志不嫁願過門守節者孺人
哀之迎歸俾成其志次曜孫國子監生娶涇包氏戊辰舉人名世
臣女女子四長綰英適常熟吳廷鈖丙戌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散
館改刑部主事次綳英適江陰章政平國子監生國子監生名研
長子研字燕橋即爲余衙坊石者次綸英適同里孫劼國子監生
壬戌進士原任山西臨縣知縣前安徽懷遠縣知縣名讓第三子
次紈英適太倉王曦國子監生孫一晉禮孫女一字王壻曦之子
臣甥孺人之來東也三女皆從次女綳英前一月病歿孺人傷之
積數年不去懷丁亥春寓省門二十日而殤外孫男女四尤慟於
懷形神因此遽衰爲居館陶署五年冬日必製棉衣褲數十具有

無衣者輒與之曰吾不能徧及但耳目所見者稍盡吾心耳嘗聞有難產者夜半趨人贈以藥往返數十里其母死已半日強飲之死胎下而活孺人自奉儉約而祭祀必精潔好治酒食待客在署親友時時饋送子姪皆然畝之多愈喜亦性然也孺人言行皆發於至誠無所矯飾姜太孺人之歿幾四十年時時哀慕比來章邱署傷太孺人之不及見黯然者累月猥庵先生之卒孺人在獄不得視含斂終身恨之姜太孺人母家凋落不克奉祭祀歲時孺人必祀之猥庵先生萬太孺人亦然至今不輟張氏自居大南門無家廟又祖塋左右族人祔葬幾無隙地孺人常與余言欲營建祠堂并買宏敞地供族衆無力者之用而祔約不得葬祖塋此二事吾力尚未能及然期在必行之孺人詩不多作所存蓬室偶吟一卷清婉可誦四女皞文義能詩皆孺人之教也孺人生於乾隆二十八年三月卒於道光十一年七月年六十有九子曜孫奉喪歸將葬於江寧之龍山新阡而杖期夫張琦紀其崖略如此

先府君行述

府君姓張氏諱琦字翰風又字宛鄰初諱翊後改與權最後改今諱先世當明宏治中有曰端者居常州大南門德安里是爲大南門張氏九傳曰政誠府君名金第寄籍天津補府學生　貤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爲府君祖娶於白　貤贈孺人生雲壥府君諱蟾賓武進縣學廩生　敕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爲府君考娶於姜　敕贈孺人生子二長伯父皋文府君名惠言府君其次也府君以雲壥府君卒後四月生時家至貧姜太孺人拮据勤府君每述之輒涕泣不能終其說其略在伯父所撰先妣行實府君四五歲姜太孺人口授書伯父爲之講解稍長好學不輟晝夜無帳蚊蚋聚集稍臥輒醒醒則復讀弱冠教授里中年二十五補縣學附生三十一丁姜太孺人憂既葬與伯父並遊歙先是歙金公雲槐守常州奇伯父文其弟桊直君杲延歸課其子歙之從學者日衆乃并延府君令弟子分受業嘉慶己未伯父成進士入

翰林府君仍留獄三年而伯父卒於官府君卽歸厝伯父於加官
橋之祖塋而改葬雲塢府君於了叉鋪姿太孺人祔焉府君慟伯
父早逝頓進取之志乃遨遊燕豫齊魯閒所至識其賢俊登覽其
物賦詩言懷交益廣而名益著癸酉至京師友生强爲大業乃舉
順天鄉試第十一名蓋自補學生以來凡十一試而始售而年已
五十矣甲戌會試挑取謄錄庚辰
今皇上御極恭修
仁宗睿皇帝實錄傳補謄錄壬午　實錄告成議敘一等以知縣
用癸未分發山東四月抵山東省十二月署鄒平縣事甲申五月
解事七月署章邱縣事乙酉七月解事丙戌署館陶縣事丁亥以
失察監犯越獄革職留任旣復摘去頂戴戊子二月題補館陶六
月會同安徽亳州協獲越獄犯得　旨開復旋給還頂戴方府君
之分發山東也今直隸總督一等侯琦公善爲巡撫承宣則前廣
東巡撫朱公桂楨提刑則今兩湖總督訥公爾經額皆正色率屬

整飭官聯府君初謁見即器賞故事州縣之試用者例令襄讞首邑訟府君剖決勤慎半年而斷懸積之獄數百嘗奉檄者勘有以重金關說者輒峻斥之凡所至芻糗餽遺皆無所取大吏由此益知府君之賢其署鄒平也民俗淳樸多詩書之士府君申明條告教戒胥役內外肅然是冬無雪麥多萎府君以歲終受事即日親勘四鄉得其情請緩春徵鄉民大悅扶老攜幼集堂皇陳歌詩奉觴稱壽者數千人及解事吏民送者望於道皆流涕行數十里乃去章邱事煩劇民且善訟履任一月投詞者千計府君力爲聽斷自旦至夜半無退息時漸而減十之四又漸而減十之六而舊積之案亦次第治結在任一年無上控者於是府君年六十矣鬚髮皆黑百日而白其半丙戌春大旱風霾四起東邑尤甚府君至館陶即請平糶常平倉穀復親勘災象請發兩月口糧田不滿十畝者請借籽種災歉漸平民無流離轉死者館陶事本簡歷任尚寬縱民不知法每受詞恆數十紙衿士居大半府君嚴切懲警諸生

以訟投訊者稽其月課未至府君曰課文不至訟乃至耶命補文文荒陋乃先責之而後聽其事於是諸生皆自斂府君治事勤敏案無留牘有嚚訴者雖中夜必起悔訟和息皆弗許也聽獄不用鉤距術而一訊輒得其情比擬定讞必反復詳審至當然後行隨事教誡務在使民知恥辭色誠懇聞者咸爲感悟故雖始尚嚴厲而士民咸化囹圄清肅胥吏無事縣之西濱衛河居民不逞者恆於往來客舟要遮强索謂之打虎相習數十年行旅病之府君始至適歲饑攘掠尤甚嚴禁亟懲之時諭保約犯輒懲治如是數年其風始息館陶舊有書院廢已百餘年欲復之而經費無可籌乃月召生童課之復擇其尤者數十人資以膏火延師而教之讀而諸生多以教授謀食恐反失業其應者楊苞張汝清二生學一年竝補學附生詩文辭賦皆得源流條理邑文廟頹廢捐俸葺之又葺城隍廟而移建龍神廟於城隍廟之西偏士民有異議者未决而龍見故廟所井中府君曰是神欲還新廟也吾祝之欲還當即

隱不欲遷終日見士民皆曰諾府君再拜祝拜起而龍隱時覩者萬衆皆懽呼稱神議乃定又繕縣署凡七十餘楹皆勒石以記府君勇於從事凡有利民害民者興革之惟恐不及然多格於時勢不得徑行館邑地勢偏下多鹵斥不宜穀又無槩捍之制暘雨稍愆或衛水漲汛輒成祲災府君手疏種植之法教民多植樹於鹵斥之地仿溝洫之意相度地勢為儲泄之法去水遠者令多汲井置水器以便輸灌並用古代田法以養地力田少者則用區種之法乃先作區田式於東郊又作諸水器又取農事利弊諸器形制切於斯土者纂其要為勸農約說欲令民試行之未及徧諭而疾作病中常語不孝曰吾所欲為者未十之一而農田水利書院志乘以亟勞民故久未舉行今晚矣不及覩其成矣嗚呼痛哉府君任章邱時民獻一莖五穗之穀鄰邑生蝻蝗至境輒返走在館陶之歲旱甚飛蝗不入境禱雨三日雨霑足夏有雹積城中去城二里皆無之任館陶凡八年禱雨禱晴無勿應者歲皆豐稔卒之日

香徹內外如斯櫬逾兩時以故縣中人皆走告曰府君爲城隍神云府君幼受業於伯父後復從鄭先生清如環楊先生隨安嶠谷遊少負大志嘗與伯父以第一流自期時稱二張先生洽貫子史兵農刑法術數之學皆有論著而於地理尤精自言合目則天下縣於掌上山川險要道路出入之勢歷歷可指嘗宛溪顧氏之學因自號曰宛鄰又以讀史方輿紀要不能無譌外乃援司馬氏通鑑正之復以今形補其缺略將自春秋以迄於今爲圖以究古今沿革之原因於奔走未及卒業僅成戰國策釋地爲文則自子固永叔以上歸於班氏爲詩則法魏晉參以李白杜甫錄選以求詩迄於陳隋凡百七十家條其源流備其正變爲古詩錄爲詞則取法於周邦彥張炎之徒以上溯溫庭筠韋莊館歙金氏時諸生多好詞乃與伯父錄李白以下數十家爲詞選又工書分書取法漢魏諸碑於近人則與懷寧鄧先生石如意旨相合眞書初學唐人後與涇包先生慎伯世臣求筆法於北朝碑石約分勢入眞行嘗

言書法當推右軍然南朝嚴禊禁世無傳石評者多言右軍龍跳虎臥又謂守勢雄強个求浮化諸帖無能知其意者謬爲行工鉤摹非其本然也唐以後書法一變與分篆遂不可合北朝去古未遠碑刻多存罔與分篆相出入皆有龍虎雄强之勢者也然則右軍之真不可見其可見者乃在北朝耳其於書始受於叙金先生補之杉後乃得黃氏坤藏書欵爲絕詣嘗師其意行奇效咨京師時有病心痛者刺甚必倒懸以首拄地醫不知治府君診之曰此肺脹也肺形下垂脹則迫心而痛倒懸則肺舉脹而心舒故以行水消滿之劑病良已及任館陶士民之求診者衆乃設醫局於署西命族子賜診治之賜故工醫府君時爲指授宿痾痼疾之愈者不可勝紀府君處心仁愛與人交和易坦白事上敬以禮體道無迥曲同官者無不善府君又善獎接後進往往折輩行交之至性純篤恩慕終身勿釋既奉栗太孺人入祀節孝祠復建坊於德安里前初娶太孺人之守節也伯祖父訒庵府君以時秋卿之姿太

孺人常囑子孫勿忘會加上
皇太后徽號覃恩府君乃請以本身封貤贈伯祖父母又資從
伯父挹翠先生卜吉壤而深葬之外祖湯猥庵先生篤學不遇既
卒家甚貧府君乃迎外祖母為太孺人於家及卒殯斂如禮卜地
合葬焉府君幼處窮困奔走南北潦倒厄塞之境旁觀為之扼腕
而府君安之當道以禮招致無勿往疏慢稍見於色立去之敦族
誼重親故慷慨好義不念舊惡戚友有緩急輒銳身任之力有未
逮不計也性本耿介尤以廉潔自矢非分之利一介必拒及既仕
祿俸所入不足供任恤周急之費則又稱貸以給之貧不能娶者
為成家往來乏旅費者貸之有以急告者必應焉或謂府君不善
理財府君曰吾豈不知量入為出耶迫於事之當為者苟不盡吾
力吾勿安也歲辛卯先妣湯孺人卒不孝奉靈歸常州於是府君
宦八年矣無寸田尺宅或以勸府君府君命不孝曰禮君子將營
宮室宗廟為先吾家無宗祠志此數十年矣汝歸營之祠成然後

可及私室也不孝謹受命乃營祠屋於大南門之內規模草創未及詳備而府君遽長往矣府君素清羸支體瘦削風骨棱棱然然工於攝養垂老而神致如四十許人宿患咳嗽冬作春止壬辰冬劇於往時右脇復微痛不孝診脈得夏氣且陰乘於陽大懼不敢言急施治嗽良已竊謂診候之誤也及今年脇痛漸甚二月飲食少減時有獄待理不孝勸暫休息府君慨然曰是纍纍者皆欲速歸吾不忍以疾故而繫累之也强起治之數日疾驟加吐逆不食竟成關格之疾延至三月十二日竟爾長逝嗚呼痛哉卒之前三日語不孝曰吾疾不可為吾自知之吾不服他醫藥者使汝盡心毋貽後悔耳是命也汝其勿悲嗚呼不孝幼好讀醫書比至山東府君即親授之每活一人輒為之色喜府君有微疾輒命不孝處方而自裁決後遂非不孝方不服嗚呼意謂府君所以教不孝也孰知府君固有深意存耶是不孝之學醫適以誤府君之疾也不孝之罪尚可言哉府君教子女以禮義而慈愛特甚不孝以晩歲

生故尤愛憐之自幼未嘗加呵責不孝生三歲府君即出遊六歲自京師歸踰月甲申秋不孝侍母至山東始得侍溫清戊子不孝應順天試歸稍遲府君不樂辛卯不孝奉先妣靈歸里明年五月始來署府君以思不孝故悒悒數日遂患心痛自是誓不敢一日離乃未踰年而府君遂棄不孝而長逝嗚呼不孝頑冥無狀計侍府君不及十年未嘗分一日憂未嘗代一日勞而又以一再遠離致以思念而疾不孝母喪未闋復遭大故三載之內再罹鞠凶人子如此尚何言哉府君既不喜理生產卒之日幾無以爲斂歸安章先生亦江數甫任聊城未識府君也聞而憫之曰孰有如張君其人而可令柩流於外子姓不歸者乎乃與郡司馬栗園先生元璋侯刺史理庭先生燮堂請於太守祝諳庭先生慶蕃方伯劉眉生先生斯嵋多方爲之彌縫復與劉大令錯山先生光斗共出資以助其行不孝始得奉喪而南嗚呼藉非府君行誼信於人而得此數君子者敦古誼於今日將見流離顛沛無可復言矣不孝之

非又何以自解哉府君生於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戌時卒於道光十三年二月十二日子時享年七十歲所著戰國策釋地二卷素問釋義十卷古詩錄十二卷李詩錄四卷杜詩錄四卷詞選二卷本草述錄六卷宛鄰雜著一卷兵家雜著二卷文二卷詩二卷詞一卷府君自作極嚴詩文稍不當意者輒削稿故存者不及百篇未成者唐詩錄若干卷勸農約言若干卷校刻者徐先生松漢書西域傳補注二卷新城張象津澹中詩一卷外祖湯先生修業賴古齋文集十二卷伯父成氏易候一卷虞氏易言二卷周易鄭氏注三卷周易荀氏九家注三卷讀儀禮記二卷擬名家制藝一卷甥董毅續詞選一卷昌邑黃元御素靈微蘊四卷傷寒懸解十六卷長沙藥解四卷四聖心原十卷同里莊一夔慈幼二書二卷配湯孺人先府君二歲卒言行詳府君所爲行略子二長珏孫年十五殤聘法氏同里法先生汝和女以貞女來守節次不孝曜孫娶包氏涇戊辰舉人包先生世臣女女子四長䌌英適刑

部主事前翰林院庶吉士常熟吳廷鈐次細英適國子監生江陰章政平次綸英適國子監生同里孫劼次紈英適國子監生太倉王曦細英早卒府君刊其詩為緯青遺稿一卷孫一晉禮不孝曜孫出孫女一不孝曜孫出字王曦子臣弼不孝侍府君日淺未能仰測府君學行於萬一然府君少負碩學慨然欲有為於世而沈頓勞役馳驅窮困者數十年百里為宰精力已衰猶復竭慮殫心誠求民瘼勞積身瘁夙志未酬不孝無所稱述大懼廢先人之行用就所知者濡血纘述惟冀當道德能文章者哀憐而賜之銘誄以垂不朽不孝世世子孫感且無極孤哀子張曜孫泣血謹述

同里張宛鄰先生故夙與其伯兄編修君並稱二張先生者也編修君早世僅有經學文章見於後而世之言易言禮者皆宗之先生才學亞於兄自少即有志當世之務以晚達又所施於一邑故未能竟所欲為然方先生在官時民望之如楚敖鄭僑既歿而傳其為神於所治論者方之文翁召父儒術之效彰彰

如是先生即不盡其用其何所憾也耶夫士之蘊蓄者閎遠將有以見於斯世而其遇合歸之天澤之所及視所處初莫能以自主焉然反而揆之所學固不因以加損也且與目論世知人者欲窮究一家之業自可求於其著述并參之當時之紀載以得其精意所存是雖抑於一時者安知不垂於無竟是故習學者當旣其實立言者務見其大而觀人者又必要之久遠然後得其真也如先生者又復何所憾耶先生旣殁仲子曜孫輯其表志傳狀之文并先生配湯孺人之墓銘行略爲明發錄而刊布之凡錄中載筆者皆當代知言之選也由其言可以推先生行誼之大端矣先生與先君同舉順天試相友善比先生官山左先君嘗錄文一卷欲郵寄而未果後常引以爲恨先君生平遭遇亦略如先生而不肖孤行能無狀不足以遂稱揚甚三復此錄未嘗不撫膺流涕掩卷而嘅門唏嘘猶不能以自已也乃謹援筆識其私意於後如此年家子劉曉華謹譔

宛文六

蓬室偶吟卷七

陽湖湯文璐卿

凡五七言絕句三十二首

即事三首

秋思二首

偶成

九日

寄夫子京師二首

送大女緗英之京師

秋日自常州至嘉禾途中漫詠四首

新安纔返又嘉禾毋老何堪離別多此去孤蓬煙水裏遙知屈指數經過

碧波渺渺櫓聲分何處鐘聲隔岸聞一抹曉霞螺髻出舟人指點錫山雲

平波十里浸斜暉瀲灧新鮮芡實肥最是鴛湖好風景秋來點點白鷗飛

結茅倘遂願猶虛舉案常隨廡下居一水茫茫山疊疊不知何處

是吾廬

秋夜

淒淒風雨滴芭蕉一卷心經破寂寥苦憶故鄉書不到空餘哀雁叫中宵

書懷二首

到來已三月不見故鄉書歷亂甘蕉葉愁心卻似余

雙鬢星星白廬生四十三胸中無限事欲訴自懷慚

送夫子返常州二首

挑鐙與君別執手意綢繆好月穿簾過橫斜看斗牛

隔籬搖竹影寒月倍離愁怨聽江邊雁悽聲過小樓

風雪日至歲行盡矣夫子未來感興四首

四壁瀟瀟風暗吹階前卻看雪成堆可憐異地還輕別空聽樓頭鵲噪來

浪說聲華事貴遊於今衰病志難酬青山自古稱難老一夜花飛

也白頭
日望君歸君不歸檣風苦雨日相催誰憐繡倦鐙昏後又聽聲聲
殘櫟來
殘年猶自送君行挑盡鐙花夢不成記得去年當此日蕭蕭風雪
憶邗城去歲夫子在揚州度歲
元宵晚晴二首
春陰到晚欲全開一綫斜光照綠苔嬌女不知釵與盡巧梳雲鬢
傍妝臺
銀燭高燒翡燭煠雙葩綵結映春醅夜深閒試龍團餅寶鴨添香
待月來
春雪即晴
才看花發搓拔堆忽見斜光向晚開一日陰晴天不定升沈何事
漫相猜[illegible]
瓶梅

巧畫娥眉兩鬢鬟澹妝便欲勝朝霞消宵不作羅浮夢並倚銀屏
映碧紗

春曉

捲簾雙燕入胡蝶弄春風一夜杏花發朝霞滿樹紅

胡蝶花

豔紫嬌黃翦綵齊臨風栩栩小欄西不知何處飛來蝶碧草依依
春夢迷

夢遊深山

寂靜春山徑微茫曉色青忽聞翠鳥喚霞影落茅亭

甘蕉花二首

奇花何幸覯蓬廬蔚𦶜低垂映綺疏盼到花開能結子芳心一卷
也應舒

數瓣臨風逗暗香圓排苞蕊貯瓊漿枯腸謝爾能沾潤日日甘回
齒頰芳

即事三首

荆釵聊可當花鈿閒看疏黃小閣前夜靜明河横碧落微風吹送
桂枝天

幾間茅屋對清溪有鳥投林倦自棲羨爾無求安飲啄飢來不用
向人嗁

飛去飛來豈自安天涯消受雪霜寒主人莫道雙棲樂尋徧西風
一粒難

秋思二首

玉露新秋色清光映碧牀殘鐙半明滅獨聽漏聲長

漸覺秋期近砧聲滿夕暉羈人應乍冷閒篋檢寒衣

偶成

料峭秋寒敝葛輕落槐風細咽蟬聲晚來微雨街前過木葉蕭蕭
滿樹鳴

九日

日上樓頭望遠來登高何處碧雲隈一枝冷落東籬菊又是重陽
獨把杯

寄夫子京師二首

十載飢驅未得歸艱難獨自泣牛衣傷心莫上層樓望一片平蕪
襯落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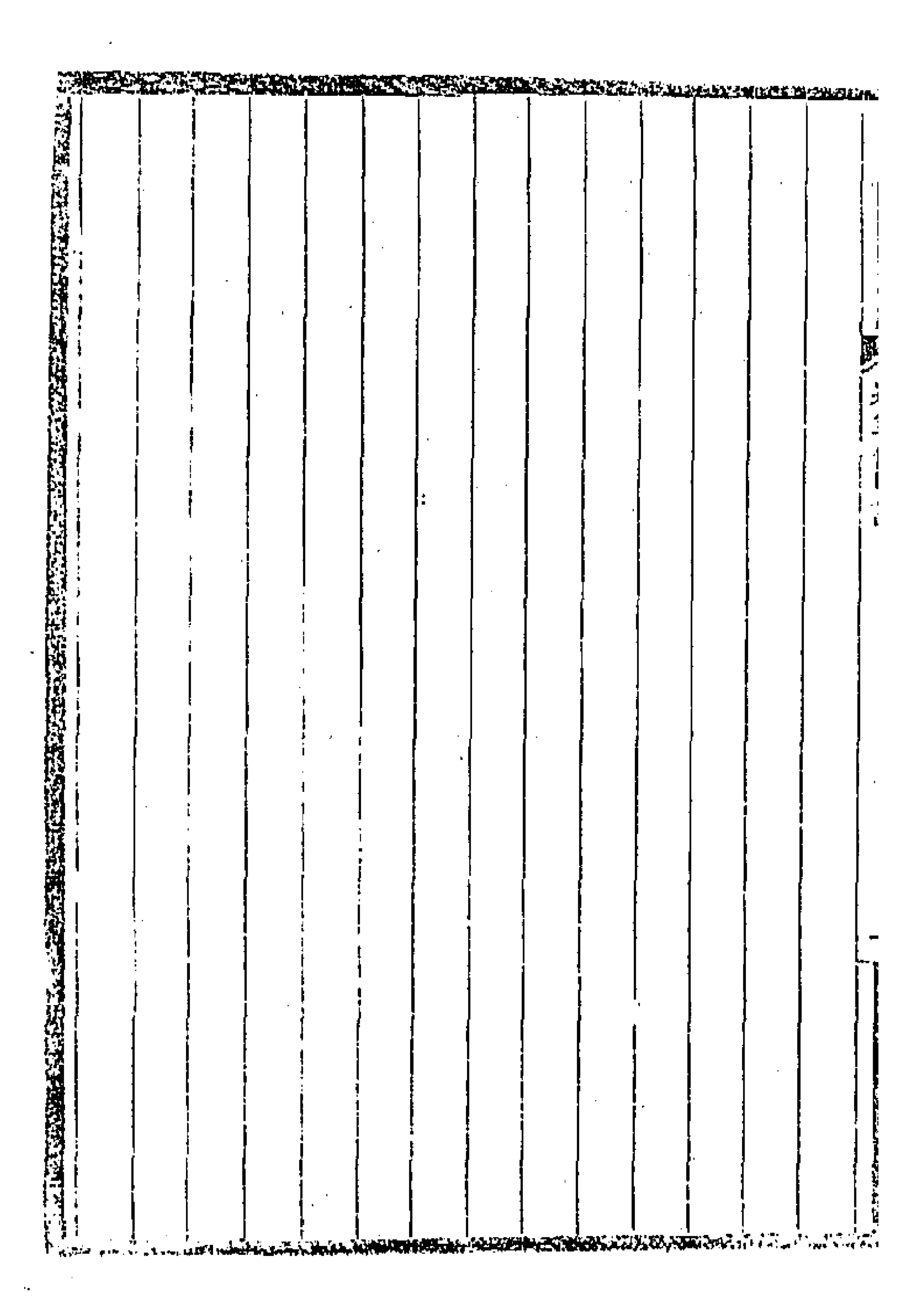
獨立空階日漸曛凝眸惟見萬重雲忍將別後千行淚彈向征鴻
說與君

送大女緗英之京師

膝下依依四十年可憐青鬢已蒼然潸行忍淚無多屬莫忘班姬
女誡篇

蓮室偶吟卷七

右先妣遺詩三十二首先妣幼敏慧外王父猥巷先生授以四子書毛詩文誠能通大義及歸先府君尤好讀蘇長公集然勤於操作未暇爲詩也年四十後府君移家嘉興乃始爲詩亦旋作旋輟又詩多口吟不假紙筆務取宣意意詣即止故所存止此無長篇大章嗚呼先妣固無意爲詩而亦不以詩自見者也然生平所處多艱苦困阨之境而獨以詩抒其和平自適之懷終以艱苦困阨之故奪其爲詩之力則詩雖不多固先妣性情所歸也敬錄之附府君集後子孫世守焉道光二十年庚子二月孤嘅孫敬記



右宛鄰集七卷張琦撰按琦字翰風別字宛鄰陽湖人嘉慶癸酉舉人山東館陶縣知縣翰風爲皋聞編修之弟兄弟相爲師友時稱毗陵二張編修通許鄭荀虞氏君道馬班陳范氏編修工選賦君工選詩編修工篆君工分君晚以分法入眞行尤沈酣踔厲完固不可犯其古文備聲工力略同而編修雄厚君幽深卒不相與也居官有能名所治鄒平百有四十日至失主不願訟恐累若被疏防議者章邱十有三月結新舊案二千餘亦無一案翻異控指者實授館陶八年至數月無赴愬者爲政不矯激無奇異惟以近民爲宗不綴爲的用法恕而執之堅十年操持如一日所著戰國策釋地二卷粤雅式訓兩叢書梓之文二卷詩二卷詞一卷夫人湯氏詩一卷明發錄一卷合爲七卷道光二十年刊印本日稀今梓入先哲遺書以廣其傳泉聞先生書外聞不止一刻故不入錄

宣統庚戌六月武進盛宣懷跋

